夕阳之下

[爱尔兰] 布莱姆·斯托克

译者 薛美萍 戈宏全 肖萍萍

责编 肖萍萍



版权信息

书名:夕阳之下

作者:[爱尔兰]布莱姆·斯托克

译者:薛美萍,戈宏全,肖萍萍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夕阳之下

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国度，没人亲眼见过她，只能在梦中一睹她的风采。她坐落在遥远的天边，那儿是白昼与黑夜交替的地方，空中白云朵朵，流光溢彩，绚烂辉煌，昭示着这是一个荣耀和美丽并存的国度。

偶尔，我们有幸在梦中一睹她的容颜。

天使们不时飘然而至，巨大洁白的双翼抚平人们眉间的伤痛，宁息安神的双手轻抚沉睡者的双眸。于是，沉睡者的灵魂脱离肉体，从混沌幽暗的夜色中涌出，穿过紫色的云彩，飘向远方。它疾驰于辽阔的夜空之中，飞跃深邃湛蓝的苍穹，掠过遥远的天边，来到了美丽的夕阳之国。

如同置身于自己的国家

夕阳之国在很多方面与我们的国家相似，有男人和女人、国王和王后、富人和穷人；同样也有房子、树木、田野、鸟儿和鲜花；也有昼夜之分，炎凉更迭，疾病与健康；那里的大人小孩跟我们一样有跳动的心脏，一样有着悲伤、快乐、希望和恐惧。

如果两个国家的孩子站在一起，除了穿着，你看不出有任何其他的不同。他们和我们一样说着相同的语言。我们彼此不会觉得有什么差别。当他们在梦中来到我们的国度，我们也不会对他们感到陌生；

当我们在梦中去往夕阳之国时，就如同回到自己家一样。这可能是因为善良的人把家安在自己的心里，无论在哪儿都能气定神闲罢。

长久以来，夕阳之国都是一片奇妙的乐土，充满了美好、甜蜜和愉快的事物。只有当罪恶来临时，一切美好才开始有了缺憾。到现在，那里仍是一片奇妙的乐土。

休息时间

由于这里日照强烈，道路两旁都栽种着枝叶茂密的大树，为过路的行人遮挡烈日。

这里每隔几里就有一眼泉水作为里程标记，泉水如此清澈甘冽，以致于远行者每每来到泉边，总会坐在雕刻的石凳上松一口气，暂作休息。

当我们这儿夕阳西下的时候，夕阳之国还是中午时分。层云密布使得大地免受酷热的困扰。没过多久，万物便进入梦乡。

人们把这段恬静的时光称作休息时间。

每当休息时光来临，鸟儿们便安静地待在宽敞的屋檐下或者在树枝上的鸟巢中休息；鱼儿不再游来游去，而是一动不动地深藏于石底，好像要长眠不醒；牛羊栖息在树下；人们则是躺在悬挂于树木间或是家中露台上的吊床里。慢慢地，太阳不再放射刺目的光芒，浮云渐渐退去，万物都从睡梦中苏醒了。

在这段时间里，唯有狗儿没有休息。它们安静地趴着，但并没有完全睡去，因为睁开的一只眼睛和竖起的一只耳朵还时刻保持警觉。这时，如果有陌生人前来，它们会立刻起身，静静地盯着他，不发一

声，以免惊动他人。它们自会判断来者是否友善；对于没有恶意的人，狗儿们复归静卧，而陌生人也会一同睡下，直到休息时间结束。

但是，如果狗儿们认为来者不善，它们便会大声咆哮；紧跟着，牛羊也从睡梦中惊醒，哞哞咩咩叫个不停，小鸟叽叽喳喳，犹如歇斯底里一般；连鱼儿也受到惊吓，在水中飞速游动，水花四溅。惊醒的人们跳下吊床，抓起武器准备迎战入侵者。入侵者倒霉的时候到了。人们直接把入侵者带到法庭接受审判，如果法庭作出有罪的判决，那么入侵者要么面临牢狱之灾，要么遭受驱逐。

之后，人们又各自回家继续休息，动物们也重返梦乡，直到休息时间结束。

如果夜里遇到搞破坏的入侵者，情形和休息时间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是夜里除了狗儿，病人和护士也都没有休息。

关口

谁要想离开夕阳之国，便只有一个方向可选。梦中去往夕阳之国的人们，或是来到我们世界的夕阳之国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来往的；但如果夕阳之国的居民想要离开那里，那么他可以选择的道路就只有一条。如果他尝试沿其他道路不断走下去，最后还是会不知不觉折返到那个唯一能够离开夕阳之国的地方。

这个天使守卫的地方叫做关口。

关口内外

夕阳之国的正中心是国王的宫殿，道路从宫殿开始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王宫的中间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塔楼，当国王站在塔楼的顶层，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笔直的大道。

随着道路进一步的延伸，路面似乎越来越窄，最后便在不远处完全消失。

国王的宫殿四周簇拥着达官贵人们的宅邸。宅邸与宫殿距离的远近体现着达官贵人等级的高低，距离王宫越近，说明主人的等级权势越高。再往外便是次一级达官贵族的居所，其后的人们，住得越远，地位越低。

每所住宅，无论大小，都建在花园的中心；花园里有喷泉、溪流、高大的树木以及美丽的花坛。

关口之外遥远的地方，土地越来越荒芜。更远处便是茂密的森林和巍峨的山峦，山峦之中漆黑如夜的深邃洞穴随处可见，那里是野兽和各种凶残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之后便是泥塘沼泽、深不见底的陷人坑和草木旺盛的密林，到处都是一片荒凉，甚至连前行的路也都没有了。

土地上的变化

没人知道荒野深处还居住着什么东西。有人说，仍有活着的巨人居住在那里，各种有毒的植物也生长在那里。他们还传言，那里的妖风把所有邪恶事物的种子带出来，散播到尘世。传言还说，疾病和瘟疫也是趁着这股妖风从那儿传播出来的。

还有人说，饥荒之神栖身于沼泽之中，要是世风不正，他便会出来横行于世——那时守护这片土地的神灵看到这悲惨的一幕也只能掩面啜泣。

人们传说，在沼泽深处的荒凉之地是死神的国家，而死神居住的城堡是如此阴森恐怖，以致于没人见过它，也没有人能说出它的样子。传说里还讲到，所有出没在沼泽中的魑魅魍魉都是死神的不肖子孙，他们曾离家出走，最后却未能找到回家的路。

但是，没有人知道死神的城堡在哪里。所有活着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甚至连丁点儿大的孩子都知道，在不得不进入那座城堡面见冷酷的死神时，也许自己才不会害怕看到他的那张脸。

长久以来，死神和他的孩子们都不曾靠近夕阳之国的关口，夕阳之国里一片欢乐祥和。

但是，终于有一天，一切都变了。人们因得意于富足的生活而日益冷酷无情，他们把曾经得到的教训也抛诸脑后。于是，当夕阳之国里只剩下冷酷、淡漠和藐视时，守卫天使发现夕阳之国以外的恐怖事物或许可以给夕阳之国的百姓带来有益的惩罚和教训。

苦乐交替乃人之常情，经历过痛苦和磨难后，人们才会反躬自省。智者会从这样的故事中吸取教训。

关口处的天使

关口处始终有两位天使在把守。两位天使十分伟岸，他们时刻保持着警觉，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守卫责任，正因如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和他们讲话时，无论是面对其中一位还是两位一起，都

可以用那个名字称呼。两位天使心有灵犀，对彼此的思想洞若观火。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通晓一切事物。他们名叫“信仰守卫者”。

小天使

信仰守卫者看守着关口。在他们身旁，有一位小天使，它的面容比阳光还要明媚，它的体态那么柔和，像是要将美丽的躯体融化在空气之中，恍若圣洁的生命之光。

它不像其他两位天使一样静静地站在那里，而是在周围不停地飞来飘去。有时，它只有一个小斑点那么大，然后不知不觉，突然又会变得比体型始终如一的两位守卫天使还要巨大。

信仰守卫者十分喜爱这个小天使，每当它出现时，他们会不时张开白色的巨大翅膀，让它在上面停留。他们同它讲话时，它那美丽而柔软的羽翼会在他们的脸庞轻柔地扇动。

但是小天使从未跨出过夕阳之国的关口。望着外面的无尽荒野，小天使也从未越雷池半步。

它也曾问过信仰守卫者，似乎想了解外面的世界，想知道关口内外的世界有何不同。

天使之间的交流方式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无需借助语言。天使心里一产生疑问，其他天使同时就在心里给出了解答。但既然问题是小天使提出而由信仰守卫者回答的，并且假设我们能够理解天使间心照不宣的对话，那么，我们就会听到这样的交谈。一位信仰守卫者对另一位说道：

“小天使奇奥罗多漂亮呀，不是吗？”

“确实如此！他将成为这片国土的新生力量。”

死神的孩子们

奇奥罗正单脚落在守卫者的羽翼上，说道：

“信仰守卫者，请告诉我，关口外面那些面目狰狞的生灵是什么？”

信仰守卫者答道：

“他们是死神的孩子。其中最可怕的一个是阴气缠身的邪恶精灵斯科瑞。”

“他们的样子真可怕！”

“确实如此，亲爱的奇奥罗！这些死神的孩子想要闯过关口，入侵我们的夕阳之国。”

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奇奥罗倏地飞上天空，变得奇大无比，把整个夕阳之国都照亮了。

但是很快，他又越缩越小，直到变成一个光斑，犹如太阳通过裂缝射进黑暗的房间时看到的七彩光线一般。他向守卫关口的天使问道：

“信仰守卫者，请告诉我，为什么死神之子想要闯入这里？”

“亲爱的孩子，因为他们是邪恶的化身，他们要让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变得堕落。”

“但是信仰守卫者，请告诉我，他们能闯进来吗？当然，如果上帝说不行的话，他们就永远别想踏上这片土地。”

沉思片刻后，守卫关口的天使答道：

“上帝的智慧已经超越了天使能够理解的范围。他让恶人自食恶果，让猎人落入自造的陷阱。死神的孩子到来时的所作所为只会使这片土地受益。瞧呀！现在人心不古。人们早已忘记以前的教训。他们对眼前的幸福不知感恩，对悲伤忧愁一无所知。所以必须带给他们一些痛苦和悲伤，才能使他们了解自己的过失。”

说到这里，想到人类的罪恶行径以及他们必须经受的苦痛，天使们不禁潸然泪下。

小天使怀着敬畏的心情说道：

“那么，这些可怕的怪物就要来了！哎！哎！”说着便躲进守卫天使的怀中。

奇奥罗的使命

这时，守卫天使说道，“亲爱的孩子，你要肩负起重任呀！死神之子就要到来。你要负责看住恶魔斯科瑞。无论他到哪里，你都要紧随其后，防止他造成意料之外或是不能容忍的破坏。”

小天使深感责任重大，决意完成好自己的使命。守卫天使继续说道：

“亲爱的孩子，你必须知道，没有黑暗，就不会对无形的东西产生畏惧；心中若有光明，即使深夜的黑暗也不会让你感到一丝恐惧。对

于善良纯洁的人来说，世间邪恶之物或者看不见的邪恶力量都不可怕。你的任务是守护心地善良、诚实正直的人。斯科瑞的阴暗会笼罩在他们的四周；你要做的是溜进他们的内心，用你璀璨的光芒驱散死神之子的阴暗，让他们无所畏惧。

“但是你要远离作恶多端的人，不要靠近那些阴险狠毒、忘恩负义、心胸狭隘、道德败坏以及虚伪不实的人。这样他们在向你寻求安慰时——因为他们总是这样——才找不到你。由于内心黑暗、心术不正，这些人只能看到阴暗；而你遥远的光芒，会让这种阴暗显得更加深沉。

“但是，孩子呀，我们的上帝有些难以琢磨。他命令，任何邪恶的人如果有所悔悟，你要立刻飞到他们的身边，给他们带去安慰、帮助和快乐，为他们驱走罪恶的阴霾。如果他们只是假装悔悟，意图等危险过后再次作恶，或者如果他们出于畏惧而悔悟，那么你要遮住自己的光芒，让笼罩在他们身上的阴暗变得更加浓重。亲爱的奇奥罗，现在请你隐去身形。准许死神之子进入夕阳之国的日子快要到了。死神之子将会悄悄潜入，我们要悄无声息、让人毫无察觉地放他过去，这样才算完成我们的使命。”

于是，小天使慢慢地消失了，以至于任何人——甚至包括信仰守卫者——都无法看到他；而守卫天使依旧守护在关口两旁。

休息时间到了；夕阳之国里的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死神之子的到来

当躲在远处沼泽中的死神之子看到夕阳之国里不再有什么动静，只有天使一如既往地守卫在那里时，他们决心再次尝试进入王国。

于是，他们兵分多路，采取不同的方式，一起向关口进发。就这样，死神之子慢慢地向夕阳之国的领土靠近。

他们从陆上、空中和水下纷至沓来：有的躲在过路的鸟儿翅膀中飞过来，有的藏在云朵中缓缓漂浮过来，有的跟着蛇从地上爬过来，有的随着蚯蚓、老鼠和鼹鼠从地底钻过来，有的追着鱼游过来，有的则跟着飞虫溜过来。

死神的孩子们从四面八方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了夕阳之国；从那一刻起，这片乐土上的一切都不复从前。

居民得到的教训

死神之子并没有立刻一起现身。他们之中几个胆子比较大的，一个接一个地踏过这片土地，使得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内心充满恐惧。

但是，他们留给夕阳之国百姓的教训却是有益心灵的。

玫瑰王子

很久很久以前，国王马戈统治着夕阳之下王国。

国王马戈年事已高，长长的白胡子快要拖到地面上了；作为国王，他一直努力让他的人民生活得幸福快乐。

扎菲尔王子

国王马戈非常爱他的儿子——扎菲尔王子，扎菲尔王子也很争气，没有辜负他父王的爱。扎菲尔王子现在还只是个孩子，他美丽的母后在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去世了。每每想到别的孩子可以在慈爱的母亲的膝头学着祷告，睡觉前能得到母亲的亲吻，扎菲尔王子就不禁为自己没有母亲而暗自伤心。他很奇怪，为什么很多穷人的孩子都有母亲，而他是王子，却没有母亲？通过思考这个问题，他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是权利、财富还是年轻美貌，都不能使人免于死亡的宿命；唯一能够光辉永存的，是纯洁清澈的心灵。于是他变得很谦卑。不过他知道，虽然没有母亲，但是他有一个非常爱他的父亲，他便觉得很欣慰、很满足。

所有动物都爱他

他常常沉思。在阳光明媚的休息时间，所有的人都睡着了。这时，他会到宫殿旁边的小树林里，思考人生的美好和真实；他忠实的

小狗格马斯蹲坐在他的脚边，时不时摇摇尾巴，仿佛在告诉主人：“王子，我也不睡觉，陪着你。”

扎菲尔王子心地非常善良，从来不肯伤害任何小动物。看见虫子在路上爬，他不会一脚把虫子踩死，而是小心地跨过去；发现有飞虫落在水里，他会轻轻地把飞虫捞起来，帮它弹干翅膀后再放飞。因此，见过王子的小动物都认识他。王子一走进小树林里，坐在那个他最喜爱的座位上时，小动物们便发出一阵欢快的嗡嗡声。在柔和的阳光中，那些会变颜色的漂亮昆虫，变换出最美丽的颜色，在树枝间飞来飞去；爱吵闹的虫子则为了不打扰王子，个个都安静了下来；休憩在树上的小鸟儿，亮晶晶的小眼睛睁得圆圆的，从树枝中钻出来，用甜美的音符欢快地为王子演唱迎宾曲。

白色的大羽毛

小动物们跟善良忠诚的臣民一样爱戴王子。小动物们也拥有自己的语言，他们用自己特有的可爱方式彼此打招呼，用愉快的音符交谈。虽然我们听不懂，但是它们的声音跟人类一样甜美。王子英俊、善良又勇敢，国王马戈为此非常骄傲，喜欢看到王子穿得漂漂亮亮；子民们也喜欢看到王子身着华美的服饰，面带明媚的笑容。国王命令许多大商人四处搜寻，找到世界上最大、最美的羽毛，用钻石做成的别针把羽毛紧紧地嵌在一顶漂亮的红宝石色的帽子上，当做生日礼物送给扎菲尔。

扎菲尔王子走在路上时，臣民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巨大的白色羽毛随王子的脚步而上下摇曳，好像在点头致意；人们非常高兴，跑到门窗边上站好，等王子经过时，向王子挥手致意、微笑鞠躬。扎菲尔总是微笑鞠躬还礼，他深爱着他的子民，也为子民给予他的爱感到自豪。

蓝铃公主

国王马戈的王宫里，有一位蓝铃公主，她是扎菲尔的好伙伴，扎菲尔很喜欢她。蓝铃公主的父王本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可是，残忍而狡猾的敌人夺走了他的国家；他赶来向国王马戈求助，在宫殿里住了很多年后去世了。国王马戈把蓝铃公主当做亲生女儿一样抚养长大。

后来，蓝铃公主父王的篡位者遭到巨人的报复，巨人杀死了篡位者和他所有的家人，连他国家所有的人民都杀得一个不剩，甚至所有的动物也惨遭荼毒，除了那些拥护巨人的野兽。接下来的年岁里，房屋慢慢地腐朽倒塌，美丽的花园荒草丛生，人迹罕至；又过了很多很多年，巨人厌倦了这儿的生活，离开了这片土地，回到他们荒野里面的家。蓝铃公主的国家成了一大片荒芜之地，根本无法想象曾经有人在那儿安居乐业。

蓝铃公主年纪很小却美丽至极。跟扎菲尔王子一样，她的母后在她很小的时候去世了，她也没有享受过母爱的滋味。她非常爱戴国王马戈，也很爱王子扎菲尔；她对扎菲尔王子的爱，胜过全世界。他们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并且心有灵犀，扎菲尔不需要开口，蓝铃公主就能读懂他内心的真实想法；王子扎菲尔也很爱蓝铃公主，任何动听的语言在他对蓝铃公主的爱面前也会黯然失色；为了她，他愿意付出一切。王子希望长大成人后能够娶蓝铃公主为妻，一起公正仁义地帮助国王马戈治理国家，尽其所能让他们的子民快乐无忧、生活丰足。

侍臣

国王马戈命人制作了两座小宝座放置在他的大宝座两边，上朝的时候，就让小王子和小公主坐在小宝座上，学习怎样做国王和王后。

蓝铃公主有一件颇有王后风范的貂皮长袍，一支小权杖和一顶小王冠，扎菲尔王子有一把闪电般锋利的宝剑，装在金子做成的剑鞘里。

国王的宝座之下，就是朝臣参政议政之地。其中有忠心耿耿、一心为民的良臣，也有趾高气昂、自私自利的奸臣。

首相菲罗兹博斯，年纪很大，长须飘逸、白如蚕丝。他手里总是握着一把镶嵌有金环白色的权杖。

禁卫军军长詹尼萨留着浓密的八字胡，披盔戴甲，威风凛凛。

愚蠢的老臣塔夫特年纪不小，他傻乎乎的，会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对皇室贵族唯命是听、唯唯诺诺，所有人都很瞧不起他。他肥肥胖胖，头顶光秃秃的没有一根头发，胡须光秃秃的，连眉毛也光秃秃的。他光秃秃的大脑袋又明又亮，看上去——哈，实在是太滑稽了。

塞特瑞斯是个年轻的朝臣，可是却非常愚蠢。他认为世界上最要紧的事情是衣着打扮；所以他总是穿着他最好的衣服。但是，人们顶多是对他一笑置之，有时候甚至会嘲笑他，因为好的衣服并不能赢得尊重，值得尊重的是有高尚品德的人。为了炫耀他的精美的服饰，不管什么场合下，塞特瑞斯都拼命挤到前排；因为在他往前挤的时候，其他朝臣并没有把他推到一边去，他就以为自己在前排是理所应当、众望所归的；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大家只是很瞧不起他，不屑与他争抢罢了。

跟塞特瑞斯恰好相反，斯卡克鲁认为——或者假装认为——不修边幅是件好事，他穿得破破烂烂并引以为荣，甚至比塞特瑞斯热爱自

己的精美衣服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也很瞧不起他，因为他非常自负，荒唐可笑。

还有说个不停的嘎巴林德，他什么也不做，从早晨说到晚上；如果能找到继续听他说话的人，他还会从晚上接着说到第二天早晨。他也是人们嘲笑的对象，因为一个人如果说话太多，就会说蠢话。好话不出门，蠢话传万里，所以，像嘎巴林德这种夸夸其谈的空谈家，在大家心目中非常愚蠢。

但是国王马戈是个好国王，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他的朝廷上，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这么不像样子。确实，夕阳之国也有许许多多勇敢善良、品德高尚的人；但生活就是这样，哪怕是在夕阳之国，也同样生活着胆小鬼和勇士、傻瓜和聪明人、以及小人和君子。

如果一个小孩想成为高尚伟大的人，就应该努力了解他认识的所有的人。这样，他会发现，没有一个人是一无是处的，每个人都既有优点又有缺点；所以，如果认识一个人，他或者愚蠢、或者卑鄙、或者懦弱，或者有其他缺点，那么，我们应该仔细审视自己，就很可能发现，我们自己也多少有同样的缺点，只是表现方式不同；接下来，就要努力克服缺点。这样，成长过程中，我们的缺点就会越来越少，其他人与我们交流并观察我们的时候，发现我们没有那些愚蠢的缺点，人们就会热爱我们，尊敬我们。

斯马格

有一天，国王马戈身穿龙袍、头戴王冠、手握权杖，庄严地坐在宝座上。蓝铃公主穿着袍子，戴着小王冠，拿着小权杖，坐在国王右手边，脚边趴着她的爱犬斯马格。

斯马格非常讨人喜欢。为什么叫斯马格呢？因为扎菲尔王子的爱犬名字是格马斯，倒过来就成了公主爱犬的名字——斯马格。斯马格不会跑远，总是紧紧跟着它的女主人，守护着公主。

扎菲尔王子坐在国王左手边的小宝座上，手握明亮的宝剑，头戴美丽的羽毛。

马戈正在为了人民的福利制定法律。朝臣们聚集在他身边，许多人站在朝堂上，还有很多人在外面街上。

巨人的消息

忽然，传来一声巨大的声响——是马鞭和号角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近，街上的人们开始窃窃私语。有人大叫起来，国王停下手头的事情仔细倾听，人们头转向一边看来者是谁；人群自动让出一条道，一位穿带马刺靴子的信使风尘仆仆地冲到朝堂上，跪在国王面前，呈递给国王一份报告。国王急切地接过文件，众人默默地等候国王宣读消息。

国王内心大惊，但他知道他的臣民很焦急地想知道消息，便站起来说："我的子民们，我们的国家现在面临巨大的危险。下特各玛省送来的这份报告说，一个可怕的巨人从无人国之外的沼泽里跑了出来，正在毁坏我们的国家。但是，亲爱的子民，请不要害怕！今晚，我将会派出很多全副武装的战士，我们相信，明天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就能打败巨人。"

听完国王的话，人民们鞠躬感谢，然后安静地各自回家了。当夜，在人们的夹道欢送中，一批精挑细选的勇士出发了。接下来的一

天一夜，国王和人民都焦急不安地等待消息；他们期待第二天的清晨能得到打败巨人的消息。

队伍溃不成军

但是，直到第二天傍晚都没有消息；这时候，一个严重受伤、疲累不堪的男人爬到城里，他浑身沾满灰尘和鲜血。人们给他让路，他来到国王座位前，弯腰鞠躬说："唉！国王啊，我拖着将死的身体回来告诉你，巨人杀死了所有的战士，就我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巨人赢了，它正朝着我们的城市走来。"

说完这些，他因伤口太疼而大声呻吟、倒在地上；当人们把他扶起来时，发现他已经死了。

听到这个悲惨的消息，人们发出一阵低沉的悲叹声。死去士兵的遗孀们大声恸哭，但很快她们就停止了哀哭，扑身跪倒到国王面前，高举双手，说："国王啊！啊！国王！"她们太悲痛了，悲痛地说不出话来。

国王痛心疾首，试着安慰这些遗孀；他的眼里含着泪水，这给了她们最大的安慰——因为朋友的眼泪可以减轻痛苦。国王对他的子民说："唉！我们派去的士兵人数太少，今晚，我们将派遣一支军队去与巨人战斗，或许可以将它打败。"

援兵出征

当夜，战旗飘飘，一支精良兵器武装的英勇军队，在乐队演奏的欢送中，踏上了征服巨人的征程。

詹尼萨上尉骑在马背上，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钢制铠甲上镶嵌着金丝，在夕阳照耀下闪闪发光。他骑着一匹高大的黑色军马，红白相间的美丽马具绚丽夺目。扎菲尔王子骑着他雪白的小马，走在上尉旁边。

人们聚集起来祈祷军队凯旋归来。许多人愚蠢地认为旧鞋子可以带来好运，便朝士兵们扔旧鞋子。塞特瑞斯一如既往地挤到队伍最前面炫耀自己，结果有一只鞋子砸到了他，眼睛被砸成了熊猫眼，黑乎乎的鞋子沿着他的新衣服滚到地上，把他衣服弄的脏兮兮。塔夫特正在拍詹尼萨的马屁的时候，一只铁跟鞋重重地砸在塔夫特光秃秃的脑袋上，他立刻闭嘴，大家哄堂大笑。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受到了伤害，大家却哈哈大笑，这个人做人该是多么失败！老塔夫特被砸的晃晃悠悠，气得不行，众人一看，笑得更厉害了；殊不知，一个人因为愤怒而失去自控是天底下最丢人的事情。

军队启程，众人欢呼；连刚刚失去丈夫的寡妇们也一起欢呼；看到这幅情景，士兵们暗下决心要做真正的勇士——要么凯旋归来，要么战死沙场。

蓝铃公主跟随马戈国王登上王宫里的塔楼，一起目送战士们出发。过了一会，国王回到皇宫里了，蓝铃公主还留在塔楼上望着夕阳下闪闪发光的铠甲，直到太阳落山。

静候佳音

这时候，扎菲尔王子回来了，跟她一起眺望远方。暮色之中，天空美丽如画；高塔之顶，两个孩子虔诚地跪在地上为军队第二天的凯

旋祈祷；他们脚下的城中，数万颗焦急渴望的心在紧张地等待。

是夜，全城无眠。

次日，人们个个都提心吊胆，担心听到坏消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却一直没有消息传来，人们越发不安了。

快到傍晚的时候，人们听到远处传来乱巨大的骚乱声。他们知道，战斗正在进行，能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消息。人们一夜未眠，全城处处点燃着烽火，等待消息的传来。

但是，没有消息。

人们越来越焦虑，不论男人还是女人，个个脸白如纸，心凉如冰。人们久久地默默无言——大家都不敢开口。

遗孀勇闯战场

最后，一个阵亡士兵的遗孀站出来说："我要去战场打探一下战况如何；然后把带回消息来，让大家悬着的心放下来。"

这时，很多男人站出来说："不行！不能这样做！应该由我们男人去才对。让女人去战场打探消息而男人躲在城里，是一种耻辱。应该让我们去。"

这个寡妇悲伤地笑了，说："唉！我勇敢的丈夫惨遭杀害，我也不再畏惧死亡，我宁愿死去，去追随他的脚步。你们要留下来保卫我们的城池。还是我去。"

说完，在寒冷阴暗的黎明中，她果断地走出城门，走向战场。人们看着她远去的背影，焦虑的心中仿佛感到，希望的幻影正离他们远去。

太阳升起来，照耀着大地，直到休息时间到来。但是人们没有休息，一心翘首等待。

不久，他们看见远处有一个女人奔跑过来，他们便跑过去，发现正是打探消息的寡妇。她在人群中，痛哭道："灾难！灾难啊！唉！我们的军队已经溃散，最强壮的战士也被击倒在地。巨人赢了，我担心，我们所有的战士都已经殉国了。"

人群发出一阵巨大的哀嚎声，接着是一片可怕的寂静，巨大的恐惧开始蔓延。

国王召集了所有的朝臣和人们来征求意见，商量对策。很多人认为，为了国家的利益，如果有需要的话，应该派一支由敢死队战士组成的新部队与巨人战斗。但这个办法面临很多问题。

扎菲尔王子讲话

人们激烈讨论的过程中，扎菲尔王子默默地坐在他的小宝座上，一想到他深爱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他的双眸里便充满了泪水。这时，他忽然起身，来到国王的宝座前面。

人们安静下来，等待王子发言。

他毕恭毕敬地站在国王面前，表情坚毅，人们见此情景，不禁有了新的希望。王子说：

“啊，国王，我尊敬的父亲！在您做决定之前，请听我说！我们的国家在危难之时，第一个站出来面对危难的，难道不应该是人民信任的王子么？如果必须遭受苦难，难道品尝苦难的第一个人，不应该是王子么？如果死亡之神来临，想要带走任何人，那么他必须先跨过王子的尸体。国王，我亲爱的父亲！停战一天吧！让我明天去迎战巨人。从寡妇带来的消息里，我们知道巨人打斗了一天，现在正在睡觉。明天，我要与他决斗。如果我战死，那么，您就只好派出臣民继续冒险；如果我战胜了巨人，大家都可以平安无事。”

扎菲尔王子肩负重任

国王马戈在心里赞同王子说的话。虽然，他深爱的儿子奔赴危险的战场使他非常悲伤，但他并不打算阻止他，而是鼓励道：

“啊，我的儿子！你所言极是，有国王的气概！就按照你说的做吧！”

于是，人们便不再继续讨论，离开朝堂。国王马戈和蓝铃公主以吻祝福扎菲尔。蓝铃公主自豪地看着王子说：

“扎菲尔，你做的对！”

过了一会，王子便上床睡觉。他要好好睡一觉，这样才能有精力和勇气去和巨人战斗。

金色的铠甲

当夜，城里的铁匠、甲胄师和珠宝匠们不停地在工坊里忙碌；黎明时分，熔炉轰轰烈烈地烧，铁砧叮叮当当地响，手艺高超的匠人们忙个不停。

早晨，他们把一套举世罕见的铠甲呈上朝堂，放在宝座前，作为送给扎菲尔王子的礼物。

这套铠甲用钢铁和金子锻造，所有部位都由片片甲片巧妙制成。甲片像大自然中的树叶，每片都独一无二，光洁明亮，犹如日光。许多珠宝牢固地镶嵌点缀在甲片之间，像美丽的露珠。这样一来，在日光下，铠甲不停地反射光线，使得对手眼花缭乱、头晕目眩——聪明的工匠们就是想让利用这些耀眼的光，迷惑巨人，让它在战斗中看不清楚目标，打不中王子。

头盔就像一朵花儿，王子徽章直接锻造在头盔上，他帽子上的羽毛和大钻石紧紧地嵌在头盔正面。

王子全副武装之后，显得高大勇猛；希望之光在人们的心头重新燃起，人们大声祝福他，竭力喊道："王子必胜！"

这时，他亲爱的父王也来祝福他；蓝铃公主送给王子一支玫瑰，哭着吻别王子；王子把玫瑰紧紧地插在头盔上。

在人们的祝福的呼喊声中，扎菲尔王子踏上征服巨人之路。

扎菲尔王子迎战巨人

扎菲尔王子启程后，蓝铃公主到塔顶去目送他，直到再也看不那美丽铠甲在阳光下发出的闪闪亮光。最初与王子道别时，她很清楚这可能是最后的道别——所以，为了不让她深爱的王子伤心痛苦，她一

滴眼泪都没流。她心里很明白，与巨人的战斗需要无上的勇气和无比的坚定，所以临别时，她给了扎菲尔王子一个充满爱意、希望和信任的微笑。尽管离开了蓝铃公主，但想到她的心一直陪伴着自己，扎菲尔王子就有了力量。

扎菲尔王子走了

王子走了，真的走了，走得远远地；当王子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公主的视野里时，她担忧地哭了很久；她内心深处极度恐惧，生怕王子惨遭不测；她想，邪恶的巨人已经杀死了前面两个军队的所有士兵，王子很可能也被巨人杀死；这样，她就再也看不见他那深沉真诚的双眸、再也听不到他温柔甜美的话语、再也感受不到他那颗宽厚高尚的心了。

想到这些的时候，她不停地悲伤地哭泣。忽然，她意识到，人的生死不是由人掌控，甚至不是由巨人掌控的；于是她擦干眼泪，跪到地上，怀着一颗真诚谦恭的心开始祈祷。祈祷完后，她安心多了；是的，不管是谁，在虔诚祈祷后，都会得到宽慰的。

她下了塔楼来到朝堂，却发现国王马戈不在；她明白，王子身处危险中，国王的肯定非常悲伤，便开始到处找他，想安慰他。

公主在寝殿找到了他，国王也在祈祷。她跪在国王身边——一个是年老的国王，一个是可怜的孤儿——他们胳膊挽着胳膊，一起祈祷；祈祷完，他们都安心了很多。

国王和公主一起耐心等待他们深爱的王子归来。整座城都在等待；夕阳之下王国整日无眠，不论白天还是黑夜；所有的生灵都在等待王子的归来。

扎菲尔离开之后，马不停蹄地赶往巨人所在的地方，直到太阳慢慢升起，在天空中放出明亮的光芒；阳光照耀在他的铠甲上，像火一样耀眼。他走在树荫下，就是在休息时间都没有停止，一直不停地向前。

傍晚时分，他听到奇怪的声音，看到一些陌生的景象。

远处，大地似乎在发抖，森林遭到毁坏，噼里啪啦作响，大石头被压进泥土里，发出沉闷的隆隆声。这是巨人大踏脚步向着城里的方向前进时制造的声音和景象。面对这可怕的声音，扎菲尔王子毫不畏惧，继续勇敢地向前。接着他遇到很多动物快速从他身边飞扫而过——这些动物是同类中最敏捷的，所以能更迅速地逃脱巨人的伤害。

这片土地上的动物们成百上千地接踵而来，越来越多，有飞禽走兽、各类或爬或飞的昆虫；王子离巨人也越来越近。

狮子、老虎、马、山羊、老鼠、猫、大鼠、公鸡、母鸡、狐狸、鹅、火鸡，大大小小的动物全部都混到一起逃跑，个个都十分害怕巨人，以至于猫不抓老鼠了、老鼠也不再怕猫，狼和山羊、狐狸和鸡等也不再伤害和害怕彼此，这些平时的冤家都忘了以往的恩怨，一起逃跑。

扎菲尔王子靠近巨人

动物们一边逃跑，一边却好像都知道扎菲尔王子很勇敢，主动给他让路。最软弱胆小的动物们没有逃的很远，而是尽量靠近王子；许多动物本来是要逃离巨人，现在却反过来跟随王子朝着靠近巨人的方向走去。

不久，王子就遇见了那些年老的、跑得慢的动物，还有那些受伤的可怜的动物们。它们也不想走太远了，而是选择跟着王子，因为他们知道，跟勇敢的人在一起比漫无目的地逃跑更安全。

这时，扎菲尔王子看见远处有一座巨大的山体正在朝他的方向移动。想到即将而来的战斗，以及他将为他的人民带来生的希望，他的心跳嘭嘭地加速。

巨人越来越近了。它的脚步碾碎了岩石，顺势用手中的大棒把路上的森林树木横扫折断。

动物们恐惧地畏缩在扎菲尔王子后面，把脸埋在土里。有些动物就像有些人一样愚蠢，以为看不见就是没发生，以为看不见就不存在。真是愚痴。

准备战斗

这时，随着巨人的靠近，扎菲尔王子知道，战斗就要开始了。

终于与巨人面对面时，扎菲尔感到无比震撼——他绝不是害怕巨人，为了他的臣民的幸福，他英勇无畏，可以坦然面对最最痛苦的死亡——他震撼的原因，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大千世界中，是多么渺小。

脱下金色的铠甲

他比以往更加清晰地发现，在这个生灵遍布的大千世界里，他仅仅是一粒小小的灰尘、一颗虚无的微粒；有那么一刹那，他清楚地明

白如果他打败了巨人，那也不是他自己的功劳，与他强壮和勇敢无关，而是宇宙之神的意志。

于是，扎菲尔王子谦卑地祈祷，请神赐予他力量。他脱掉那一身辉煌灿烂如小太阳的铠甲，摘掉那极美丽的头盔，扔掉那闪耀锋利的宝剑；所有这些像一堆破烂儿堆在他脚边，毫无生气。

这是一副难得一见的画面：一个年轻的男孩，跪在丢弃的铠甲堆旁；铠甲在夕阳下美轮美奂，闪闪发光，活灵活现。然而，它却凄惨卑微地被扔在男孩旁边——男孩双膝跪地，谦卑地至诚祈祷，他真诚深沉的双眸映现出深藏在他纯净的心地和纯洁的灵魂里的真挚信任。

这美丽的铠甲是正直善良的人们的作品；而这个坚定诚恳地跪地祈祷的英俊男孩，是上帝的杰作。

祈祷的过程中，扎菲尔王子看见他自己的一生在眼前展开——从他刚刚记事开始，到与巨人面对面的这个时刻。在他这一生中，所有令人羞愧的想法、所有骂人的话、所有引起别人烦恼的愤怒，都一一在他脑海里呈现；所有这些，蜂拥而至，潮水般挤到他的脑海里，数量之多，让他震惊，使他痛苦。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所做过的错事——尽管当时看起来微不足道，以至于我们那硬邦邦的心轻而易举就把它们忘记了——在生死关头，会夹杂着苦恨纷纷闪现，因为这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这一生的所作所为，值得称道、值得天神相助的太少，而应受惩罚、应遭谴责的，则太多太多。

扎菲尔王子为过去所做犯的错误深深忏悔，并决心要成为一个高尚纯洁的人，这样的忏悔和决心使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在他祈祷结束起身的时候，感到双臂有一股不知来自何处的力量。他知道，那股

力量不是他自己本身的力量；他只是拯救他深爱的子民的卑微工具，但在他内心深处，依然充满了感激。

巨人发现了它的敌人

过了一会，巨人发现金色铠甲在闪闪发光，它知道，又来了一个敌人。

巨人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像炸雷的回声一样。咆哮声被远处的山脉反射回来，在山谷里穿梭回响，变成低沉的隆隆声，像野兽在山洞里怒号。

巨人在每次开战前，都会采用这一招；它以为发出这样恐怖的声音能吓退对手；但是，王子那颗勇敢的心从来不会因为恐惧而颤抖；相反，听到这恐怖的声音之后，他变得更加勇猛，因为他知道，此时此刻，他必须勇往直前才能避免他的人民、以及他亲爱的国王父亲和蓝铃公主落入巨人手中。

扎菲尔王子杀死巨人

岩石和树木被巨人踩踏得乱七八糟，在这废墟上，王子用脚挑起尘土，在尘土的掩护下，从小溪边捡了几块鹅卵石。

然后把一块鹅卵石放在他的投石器上。

就在他抬起手臂在头顶上快速挥舞投石器时，巨人看见了他，举起它那比狮子的爪子还野蛮恐怖的大手，不屑地指着王子，哈哈大笑。巨人的笑声轰隆隆地发出来，冷酷刺耳、异常恐怖，原先有一点

点胆量观看这场战斗的动物，听到这可怕的笑声后，吓得浑身颤抖，马上又把头埋到土里。

巨人对王子藐视的嘲笑，恰恰预示着巨人注定失败的命运。

投石器在王子头顶旋转飞舞，紧接着鹅卵石嗖地飞了出去，恰好击中巨人的太阳穴——这个时候，巨人正指着王子肆无忌惮地嘲弄他——巨人轰然倒地，摔了个狗吃屎。

他倒下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惨叫——只有一声——但这声惨叫如雷鸣般震耳欲聋、凄厉无比，穿越山丘，滚过山谷，听到这声音的动物们，个个吓得蜷缩起来，瑟瑟发抖。

远处，城里的人们也听到这巨大的声音，但是他们不知道这声音意味着什么。

巨人那庞大的躯体脸朝下倒地时，震得方圆几十里的大地抖动；它手里的大棒掉在地上，夷平了森林里的参天大树。

扎菲尔王子跪在地上，至诚恳切地感激上帝赐予他胜利。

接着他快速起身，因为他知道国王和人民正在痛苦焦虑中等待消息。他没有花费时间把铠甲收起来带走，而是飞一般地奔向城里，迫不及待地要把好消息带给大家。

喜讯传来

夜幕降临，路上一片漆黑，但扎菲尔王子心怀希望，勇敢地冲进黑暗。

森林里的狮子、老虎、熊等凶猛动物和温顺的动物都非常感激，来到他身边，紧紧跟着他；动物们的大眼睛发出光亮，就像明灯一样，照亮王子前方的路。

快到城里的时候，动物们停住脚步，它们信任扎菲尔，但是却惧怕其他人可能会伤害它们。它们发出低沉的呼噜噜声，向扎菲尔表示歉意。于是，扎菲尔王子独自一人继续前行。

整座城一夜未眠。国王马戈攥着蓝铃公主手的手，一起等待守望。街上的人们围坐在烽火旁边，不敢大声说话。

漫长的黑夜渐渐逝去。

扎菲尔王子凯旋而归

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紧接着，一道红焰跳出地平线，太阳升起来了，照耀大地——天亮了。在阳光的照耀下，听着鸟儿清晨的歌声，人们有了希望，焦急不安地期待着王子归来。

国王马戈和蓝铃公主都没有勇气去塔顶，只有在大厅里耐心地等。随着时间的逝去，他们越发担心，脸色越来越苍白。

守城人和自愿加入守城的人民沿着长长的路望去，盼望看到扎菲尔王子在晨光中闪闪发光的金色铠甲和随微风轻轻摆动的洁白大羽毛。他们觉得这两样东西在远处就能望得见，所以只是时不时地向远方扫一眼。

忽然，人群爆发出一阵呼叫，接着是一阵沉寂。

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哦！天呐！难以言表的喜悦！他们深爱的王子竟然已经在他们身边！王子威武的铠甲和美丽的羽毛已经被夺去，但是毫发无伤——他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人们站起来，一起等待王子说话。

他对大家微笑着，做了一个表示祝福的手势，然后指着王宫，意思是说："第一个知道消息的应该是我们的国王。"

他进入大厅，所有的人都跟在后面。

马戈国王和蓝铃公主听见呼叫声和随之而来的沉寂，非常恐惧，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

蓝铃公主颤抖着哭起来，她边哭边靠在国王身上，把脸埋在国王的怀里。

忽然，她感觉到国王站起来，于是抬头看了一眼，天呐！她深爱的扎菲尔步入了大厅！这真是无与伦比的喜悦！

国王从宝座上下来拥抱着王子，亲吻着王子。蓝铃公主也过去拥抱亲吻了他。

扎菲尔王子说："父王！焦急的人们！上帝善待我们，是他的力量给了我们胜利。瞧，巨人力大无比，却就这样被击败了！"

人群爆发出欢呼声，把房顶都快掀开了；欢呼声乘着风的翅膀传遍了整座城。兴奋的人们不停的欢呼着，欢呼声像波浪一样传遍整个国家，整个夕阳之下王国被纯粹的喜悦包围。国王夸赞扎菲尔是他勇敢的儿子；蓝铃公主又亲吻了扎菲尔，羞涩地称他为"我的英雄"。

此时此刻，遥远的森林中，力大无比的巨人被击败——这是全世界最耻辱的事情。狐狸、白鼬从它尸体上跑过，蛇在它尸体上到处爬来爬去，还有其他小动物也在它周围爬呀爬，这些动物都是当时为了逃避他的伤害而逃出来的。

远处，秃鹰聚集成群，等待饱餐一顿。

在死去的巨人不远处，金子做的铠甲依然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巨大的洁白羽毛树立在头盔外面，随微风摇摆。

玫瑰绽放

人们来参观死去的巨人时，发现凡是巨人的血所沾染过的地方，都长出里令人厌恶的杂草，而王子的铠甲周围则生长着可爱的花朵。最美妙的是，蓝铃公主送给王子的玫瑰花已经生根发芽，长成了一颗枝繁叶茂的玫瑰树！盛开的玫瑰花围绕着头盔，偎依着大羽毛，形成了皇冠的形状。

人们虔诚地把金铠甲带回城里，但是扎菲尔王子却说，再好的铠甲，也比不上一颗真诚的心有力量；他敬畏心的力量，已经不敢再次穿上这美丽的铠甲。

于是，人们就把铠甲挂在大教堂里，与雄伟古老的战旗和老骑士的头盔作伴，作为战胜巨人的纪念。

扎菲尔王子把从前父亲送给他的大羽毛从头盔上拿了回来，又戴在帽子上。盛开的玫瑰树也移栽到了御花园的中心位置。玫瑰树长得繁茂极了，它的枝桠伸展开来，可以容纳很多人坐在树底下，锦簇的鲜花为人们遮阴纳凉。

扎菲尔王子过生日时，人们悄悄为他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撒满玫瑰的小路

早晨，王子起床后去大教堂的路上，路的两边都站满了人，男女老少，人人手里都举着一朵玫瑰花——家里有多的玫瑰花的人把玫瑰花带给没有玫瑰花的人，这样每个人都有一朵花。他们深爱的王子一眼望去，和谐而美丽。王子走到哪儿，哪儿就撒下玫瑰花——为了不扎到王子的脚，他们已经把玫瑰花上的刺摘除了。

人们捡起王子踩过的玫瑰花，当作珍贵的物品收藏起来。

从此以后，王子每年过生日，人们都会像这次一样撒玫瑰花来庆祝。扎菲尔王子和蓝铃公主结婚的时候，路上也同样洒满了玫瑰花，表达人们对他们的爱。

从此以后，人们就称王子为“玫瑰王子”，玫瑰王子和美丽的蓝铃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天佑和平

国王马戈去世之后，王子和公主成为国王和王后，在他们公正无私的统治下，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从来不敢放松自己，总是为别人的快乐和幸福而努力。

因此，上帝保佑他们一直生活在和平中。

看不见的巨人

夕阳之国与我们生活的地方一样，那里一年也有365天，一天也有24小时，时间也同样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许多年过后，夕阳之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生活在国王马戈时期的百姓现在再次回到夕阳之国，那他们将很难认出这片他们曾经生活过的美丽土地。

事实上，夕阳之国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美丽的王国了。百姓不再像从前那般爱戴和尊敬国王，往昔的祥和安宁也早已不复存在。百姓变得自私和贪婪，不择手段地获取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少部分的人极其富有，而大多数的百姓却过着穷苦的生活。许多漂亮的花园也都荒废了。宫殿的四周，密密麻麻地又建起了许多房子，其中的一些房子，大多数人都买不起。

这片土地上的巨变

夕阳之国早已不似从前那般美丽。居住在这里的百姓，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很久很久以前，扎菲尔王子就已经去世了；现在，夕阳之国的百姓几乎已经忘记了他，道路两旁也不再见撒满的玫瑰花。同时，他们对于巨人依然存在的说法嗤之以鼻，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巨人，所以他们一点也不感到害怕。一些人说道：“呸！有什么好怕的？即便以前有，现在早就没有了。”

所以，夕阳之国的百姓像之前一样，歌舞升平，宴饮狂欢，但心里只考虑他们自己。守卫这片土地的天使极其悲伤难过。在夕阳之国的门口，守卫的天使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那洁白的羽翼却早已垂落下来。他们掩面哭泣着。由于不停地流泪，双眼早已变得模糊，所以，如果有邪恶的东西从他们身边经过，他们也无法注意到。守卫天使们努力让百姓意识到自己的罪恶行径，但是他们却又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夜里，百姓会听到天使的悲叹声，说道："听，风儿的叹息，多么甜美的声音！"

在孤独的夜晚，当我们听到风儿在房子四周叹息、呻吟和呜咽，我们也总是会这么说；而不会想到我们的天使可能正在为我们的错误行为感到悲痛；却只是以为一场暴风雨可能即将来临。守卫天使们一直在哭泣，他们感到一种无以言说的悲痛——即使他们能说话，但是他们的话却没人会听。

当百姓们嘲笑关于巨人的传说时，只有一位老人摇摇头，回答道："死亡之神有很多孩子——其中之一的孩子——巨人，依然住在沼泽深处。你们可能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他们的确生活在那里；只有有耐性、有信仰的国家，才能抵挡巨人的入侵。

这位善良的老人叫科努尔。在离夕阳之城很远的荒野里，有一座用巨石砌成的房子，科努尔就住在那里。

扎雅

夕阳之城里有许多很大、很古老的房子，楼层一层摞着一层；许多穷人住在这些房子里。房子的楼层越高，楼梯就越陡峭，住的人也就越贫穷。以至于住在顶楼的人，穷到每天醒来，都在为一整天吃的

东西发愁。这是一件特别、特别让人心酸的事情，每每见到这般悲惨的情景，善良的孩子也会为之悲泣。

在这些顶楼里，住着一个名叫扎雅的小女孩，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她的父亲很多年前就离开了人世；可怜的母亲，为了养活小扎雅——她唯一的孩子——没日没夜地辛苦工作。不久，母亲也因劳累过度离开了人世，小扎雅便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看着死去的母亲躺在那里，可怜的小扎雅哭得伤心欲绝。在母亲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小扎雅都非常伤心、自责，以至于她几乎忘记自己已经失去了生活的依靠。但幸运的是，住在顶楼的其他穷人都很照顾可怜的小扎雅，他们把自己的食物匀给她，这样，小扎雅才勉强活了下来。

制作纸花

不久之后，小扎雅就尝试着去工作，养活自己。母亲曾教她用纸做出漂亮的纸花。于是，小扎雅做了很多纸花，攒够整整一花篮，就拎到街上卖。她会制作各种各样的纸花，像玫瑰花、百合花、紫罗兰、雪花莲、报春花、木樨草和许多甜美、漂亮、只在夕阳之国生长的花儿。有些花儿，小扎雅不需要花样就可以做出来；但有的花儿，她必须参照鲜花的样子才能做出来。所以，在缺少花样的时候，小扎雅就会拎上篮子——篮子里装着纸、剪刀、胶水、小刷子等各种做纸花所需的工具，来到一位心地善良的夫人家中的花园里，那里开满了各种各样美丽的鲜花。小扎雅坐在花园里，参照自己想要的花样，认真工作起来。

小扎雅的朋友

有时，她会想起自己死去的母亲，顿时心中一阵悲痛、泪如雨下。小扎雅时常都会觉得母亲好像正在天上看着她；明媚的阳光下，她仿佛能看到水面上倒映着母亲温柔的笑容。这时候她的心里便会觉得非常开心，哼唱起甜美的歌。她的歌声如此的甜美，鸟儿们都会飞到她的身旁，安静地听她歌唱。

很快，小扎雅和鸟儿们就成了好朋友。有时，小扎雅唱完一首歌，所有的鸟儿们便会一起叽叽喳喳地为她喝彩。然后鸟儿们围在小扎雅身旁，好像在央求道："再给我们唱一遍，再给我们唱一遍吧。"

于是，小扎雅会开心地为鸟儿们再唱一遍。然后，她会邀请鸟儿们一起唱；于是她们一首接着一首，就像一场盛大的音乐会。不久后，鸟儿们就跟小扎雅很熟络了，它们会飞到小扎雅的住处，甚至把鸟巢也建在小扎雅的家里。小扎雅走到哪里，鸟儿们就追随到哪里。百姓常常会说："快看这个带着鸟儿的女孩！她肯定一半是人、一半是鸟！看这些鸟儿是多么了解和喜欢她。"

"大鸟"

由于许多人都这么说，某些愚蠢的人就信以为真了，以为小扎雅真的一半是人、一半是鸟。当智者因为此事嘲笑他们时，他们便会摇摇头，反驳道："她肯定一半是人、一半是鸟，听听她唱歌，声音比鸟儿都要甜美。"

于是，人们便给小扎雅起来一个绰号——"大鸟"。淘气的男孩们会在街上追着小扎雅喊"大鸟"，但是小扎雅一点也不介意。虽然，淘

气的男孩们喊她“大鸟”是为了试图刺痛她，但是小扎雅并不讨厌这个绰号；相反，这些声音甜美的鸟儿对她的爱和信任，让她觉得很自豪，她也希望自己能够像鸟儿一样。

如果淘气的小孩子们能够像鸟儿们一样善良、没有恶意，整天为自己柔弱的小鸟宝宝操劳，建鸟巢、找食物、耐心地孵着斑斑点点的小鸟蛋，那该多好。

一天晚上，小扎雅独自坐在狭小的阁楼里，既伤心又寂寞。这是一个可爱的夏夜，她坐在窗前，望着这座城市。她看到许多道路笔直地通向大教堂，教堂的尖塔高高地耸入云霄，比国王宫殿的高塔都要高出许多。夜空中没有一丝风吹过的痕迹，烟雾从烟囱中冒出，直直地窜入空中，慢慢变得越来越模糊，最后完全消散在夜空中。

天空中的巨人

小扎雅非常伤心难过。这么长时间以来，鸟儿们还是第一次都不在她的身边，她也不知道它们都去哪里了。小扎雅觉得，鸟儿们好像抛弃她了，自己是如此的孤独可怜。想到这里，小扎雅泪如雨下。她想起很久以前，母亲曾给她讲过扎菲尔王子如何杀死巨人的故事，她很好奇王子长什么样子，也想知道扎菲尔当国王和蓝铃公主当王后的时候，百姓过得有多幸福。她也好奇：那段美好的时期，是否也有饥饿的孩子？是否就像人们说的那样，真的不再有巨人存在了？所以，她坐在窗前继续做纸花时，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

此刻，扎雅停下手中的工作，抬头凝视着整座城市。突然，她看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确切的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怪物，以至于她害怕、惊恐地低声叫了起来。她将身子探出窗外，双手搭在眼睛上方，想要看得更清楚。

在夕阳之城以外、遥远的天空中，扎雅看到一个巨型的身影正在张牙舞爪。它穿着一件昏暗的长袍，正慢慢地消失在夜空之中。所以，扎雅只能看到它的脸和那双冷酷、幽灵般的手。

这个身影如此巨大，它身下的夕阳之城跟它比起来，好像小孩子的玩具。它此刻仍然离夕阳之城很遥远。

当小扎雅一想到“巨人们并没有死，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巨人”，她的整颗心似乎都因害怕而僵住了。

被忽视的警告

于是扎雅飞快地跑下高高的楼梯，冲到街上。她看到一些人，便指着天空中的巨型身影，冲他们喊：“快看！快看！巨人！巨人！”巨型的身影正在慢慢地向夕阳之城靠近。

人们抬起头，却什么都没看到。他们都笑了，说道：“这个孩子疯了。”

可怜的小扎雅更加害怕了，她仍然沿着街道边跑边大声喊道：“看！看呀！巨人！巨人来了！“可是没人理睬她，所有的人都说：”这个孩子一定是疯了，“他们依然只顾走自己的路。

淘气的男孩们围在她的身边，叫喊着：“大鸟没有了自己的伴儿，她看到天上有只更大的鸟儿，她想让它做自己的伴儿。”他们还编了一个关于她的小调，围在她的身旁又唱又跳。

扎雅躲开了他们，她急急忙忙地穿过了整座夕阳之城，跑到了远处的郊外，可她看到巨人依然漂浮在她面前的天空之中。

随着扎雅不断前行，她离巨人越来越近了，天黑了下来。此刻，她只能看到天空中的片片乌云，和飘在空中的巨人模糊的身影。

当巨人慢慢地向她靠近，一团冰冷的迷雾笼罩了她。此时，扎雅想起夕阳之城里贫苦的百姓，她希望巨人能够饶恕他们。她跪在巨人面前，举起双手祈求，哭泣着大声说道：“哦！强大的巨人！请饶恕他们！请饶恕他们！”

但是巨人仍然继续前进着，似乎并没有听到她的祈求。她喊地更大声了：“哦！强大的巨人！请饶恕他们！请饶恕他们！“她低下头，哭泣着。虽然巨人的速度很慢，但是他仍继续朝着夕阳之城飘去。

科努尔

不远处，一位老人正站在一座用巨石砌成的小屋门前，但是小扎雅并没有留意到他。他的脸上露出了害怕和惊愕的表情。当他看到小扎雅跪在那里、高举双手，他慢慢走过来，听听她在说什么。当他听到小扎雅说道：“哦！强大的巨人！”他自言自语道，“正如我担心的一样，的确还有很多巨人活着，眼前就有一个。”他抬头看，却什么也没有看到，他又低声说道：“我看不到巨人，但这个孩子却能看到，我感到害怕，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危险已在眼前。所谓见多识广的大人还不如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看得明白。”

小扎雅仍然没有意识到有人正在向她慢慢靠近。她再次极度痛苦地哭喊道：“哦！强大的巨人！请不要伤害他们！如果必须有人来承受苦难，那就让我来承受吧。请带走我，我愿意替他们死！请饶恕他们，饶恕他们吧，强大的巨人；当您要动手的时候，请让我去承受所有的苦难吧。“但是巨人并没有留意小扎雅说的话。

科努尔的小屋

科努尔——就是那个老人——眼里满含泪水，他自言自语道，“哦！高尚的孩子，她是多么勇敢啊，她宁愿牺牲自己！“科努尔慢慢向她走去，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头上。

当小扎雅感觉有人在抚摸自己时，低着头的她开始四处张望。当她看到原来是科努尔时，她悲痛的内心得到了些许的安慰，因为她知道科努尔是个善良智慧的老人；小扎雅觉得如果有人愿意帮助她，那这个人一定是科努尔。所以，小扎雅抱住他，伏在他温暖的胸口；科努尔轻抚着小扎雅的头发、安慰着她。但是，他仍然看不见巨人。

一团冰冷的迷雾席卷而过，小扎雅抬起头，看到巨人已经从她的头顶飘过，正在向夕阳之城进发。

科努尔说道：“我的孩子，跟我来。“两个人起身走进巨石砌成的小屋里。

当小扎雅来到小屋，她吃惊地发现，里面就像坟墓一样。此时，科努尔仍抱着小扎雅，所以他能感觉到她的颤抖，于是他安慰道：“小朋友，不要哭泣，不要害怕。这个屋子让我和所有进入里面的人都会想起：坟墓是我们所有人的最终归宿。不要害怕，对我而言，这里早就成为令我舒心的家了。”

小扎雅得到了安慰，她开始仔细观察小屋里的一切。

她看到各种古怪的工具，许多常见和不常见的香草和药草，它们一串串地悬挂在墙上。老科努尔静静地看着小扎雅，直到小扎雅不再流泪，他说道：“我的孩子，巨人经过的时候，你看清他的长相了吗？”

“是的，看清了。“小扎雅回答道。

“你能向我描述一下他的脸和外形吗？“科努尔问道。

于是，小扎雅开始告诉他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巨人庞大无比，大到好像整个天空都快装不下了；巨人藏在长袍里的大手臂无限伸展，直到在遥远的夜空之中再也看不清；巨人的那张脸看起来就像个独裁者，冷酷无情但没有恶意；还有，巨人的眼睛是瞎的。

科努尔听到这些，吓得直发抖，因为他知道巨人是非常可怕的；他的心在为这座命该如此的夕阳之城哭泣，夕阳之城里的许多人会在他们所犯的罪恶中毁灭。

对百姓的提醒

他们决定前往夕阳之城，再次提醒这些命运悲惨的百姓。一分钟也不能耽搁，老人科努尔和小扎雅马不停蹄地赶回夕阳之城。他们匆匆赶路，当他们穿过那团冷雾时，小扎雅回头看到：巨人就紧紧地跟随在他们身后。

没过多久，他们便回到了夕阳之城。

百姓吃惊地看到：老科努尔和小扎雅飞快地跑回城里，告诉他们灾难即将到来。奔跑中，老人花白的长胡须、头发和小扎雅金黄色的卷发在身后随风舞动，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到达夕阳之城。他们俩的脸色惨白，跟死人一样。小扎雅回过头看到：身后，幽灵般的巨人正慢慢飘来，它那深黑色的身影漂浮在夜空中。而这一幕，只有心地纯净的小扎雅能够看到。

空格问题但是，夕阳之城的百姓却从未见过巨人。当老科努尔和小扎雅提醒他们时，他们仍然无动于衷，甚至嘲笑他俩："呸！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巨人！"他们嘲笑着老科努尔和小扎雅，继续各忙各的，根本不理会他俩。

科努尔的讲话

老科努尔来到市场中央的喷泉旁，这里聚集着很多百姓。他站到喷泉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小扎雅则站在他身旁的低一级台阶上。科努尔说道："啊，乡亲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乡亲们，灾难马上就要来临。这个内心纯洁的小姑娘，因为她善良而天真无邪，那些惧怕人类的鸟儿都能与她和平相处。然而就在今晚，她却看到天空中出现了巨人的身影，它正在慢慢靠近我们的城市，对我们造成威胁。请一定要相信！也希望你们能够听从劝告。现在，在你们和我的眼里，天空都是黑色的，大家并没有看到我所说的巨人。但是请听我说：大家只是没有察觉到又一个巨人已经侵入到我们的国家。我坐在家中时，一个人沉思着；然而，没有任何理由和征兆，我的心里突然袭来一阵恐惧，为整个夕阳之城的安危感到担忧。我起身，向四面八方、天上和地上看，却没有发现一丝危险的信号。于是，我自言自语道：'上百年的警戒和等待，我的双眼早已模糊，所以我看不见巨人。注意全部使用中文的标点符号'。

"但是，乡亲们，表面看起来，一百年的守望和等待已经让我老眼昏花，但是时间却让我内在的眼睛——灵魂的眼睛——更加地明亮。话题可能跑远了，我继续：瞧！这个小女孩正双膝跪地、恳求我们看不见的巨人饶恕夕阳之城；但是巨人并没有听到她的恳求，或者，它听到了，却没有回应她，她悲痛地扑倒在地上。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提醒大家。小扎雅说，巨人正从远处慢慢地靠近夕阳之城。大家一定要警惕，一定要及时警惕危险的到来！”

百姓的嘲笑

百姓们仍然无动于衷，反而拿科努尔和小扎雅当笑柄，“瞧，这个小女孩和这个老人一定都疯了。”于是，他们各自回家，依然过着歌舞升平的日子。

顽皮的男孩们跑来嘲笑他们，说扎雅丢了鸟儿，就变疯了；他们编了关于科努尔和扎雅的小曲，在他俩身边又唱又跳。

小扎雅为这些可怜的百姓感到痛心，所以，她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残忍的小男孩。其中的几个小男孩看到小扎雅不理会他们，就变得更加粗暴和邪恶；他们跑到不远处，往科努尔和小扎雅身上扔东西，变本加厉地嘲笑他俩。

老科努尔心里非常难过，他起身，拉着小扎雅的手，带她离开。他们回到了荒原深处，小扎雅就跟科努尔一起住在他那巨石砌成的小屋里。那一晚，小扎雅闻着四周干香草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安静地睡着了；老科努尔一直握着她的手，这样她就不会感到害怕。

鸟儿归来

清晨，小扎雅早早地起床，并叫醒睡在摇椅里的科努尔。

小扎雅来到门口，看到门外的情景，她内心感到一阵欢喜；因为所有的小伙伴——她的鸟儿们，都栖息在屋外，好像正在等她出现；

小伙伴们似乎比以前更要多啦。当鸟儿看到小扎雅，它们都愉快地叫起来。因为太开心了，鸟儿们滑稽地飞着；其中几只小鸟儿拍打着翅膀，看起来如此的有趣，小扎雅忍不住地轻声笑了起来。

当科努尔和小扎雅吃完简单的早餐，喂好他们的鸟儿朋友，他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前往夕阳之城，试着再次提醒城里的百姓。鸟儿们盘旋在他们的身旁，尽可能地唱着欢快的歌，逗他俩开心，尽管鸟儿们的内心也无比的沉重。

突然，小扎雅发现巨人的身影就在他们眼前，它现在已经接近夕阳之城的城墙了。

他们再次发出警告，许多围观的人挤在他俩身边。

嘲笑者遭殃了

但是，科努尔和小扎雅却得到了更多的嘲笑，没人听从他俩的劝告。淘气的男孩们朝着鸟儿扔石头和木棍，杀死了一些可怜的鸟儿。可怜的小扎雅哭地撕心裂肺，科努尔也为此感到非常难过。不久之后，当他们离开喷泉时，小扎雅抬起头，她的脸上突然充满喜悦和吃惊的表情，巨人消失不见了！她开心地叫道，百姓们却嘲笑道：“狡猾的孩子！她知道我们不会相信她，就假装说巨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人们围在小扎雅身边，嘲弄她。一些人说道：“我们把她投进喷泉里、把她的头按入水中，当作是对那些说谎话吓唬我们的人的一点教训。”这些人不怀好意地慢慢靠近小扎雅，小扎雅紧紧地抱住科努尔。当小扎雅说看不见了巨人时，科努尔的表情变得异常严肃，此时，思索中的他，好像深陷睡梦中一般。小扎雅紧紧地一抱才将他唤醒。他严厉地冲着他们大喊，并谴责他们。但是百姓们同样冲着科努尔大

喊，说道：如果他帮助扎雅说谎，那么也应该把他投入水底！说着，人们慢慢地逼近他俩。

其中，此主意的罪魁祸首，他的手已经伸了出去，突然他一声惨叫，手又缩了回来；其他人转过身，疑惑地看着他；他痛苦地叫喊着，叫声如此恐怖。就在人们都看着他时，他的脸色越变越黑，突然，他倒在众人面前，在地上痛苦地打滚，没多久，就气断身亡了。

巨人的出现

所有的人惊恐地尖叫着，四处逃散，大声叫喊道："巨人！巨人！它已经来了，就藏在我们身边！"因为人们看不到巨人，所以他们更加恐慌害怕。

但是，在人们离开市场之前，好多人都已经倒在市场中央的喷泉旁，市场上到处都是尸体。

此时，老科努尔和小扎雅正跪在市场中央，他们祈求着。

冰冷的手

鸟儿们一动不动、静静地待在喷泉四周；除了远处人们的喊叫声，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人们的哭泣声越来越响，因为巨人——或者说灾难——已经降临，谁也逃脱不掉，因为已经来不及了。

唉！这一天，夕阳之国哭声连片。夜幕降临，几乎没人入睡；人们或者害怕，或者悲伤痛苦。只有死去的人一动不动，他们静静地躺在那里，与这个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

即使冰冷的月光和浮云的影子从他们的身上掠过，也不会给他们增添一丝生气。

在许多个漫长的日子里，夕阳之国只剩伤痛、忧愁和死亡。

科努尔和小扎雅尽其所能地帮助可怜的百姓，但几乎无法真正帮到他们，因为无形的巨人仍在他们的中间、仍在夕阳之城里来回游荡，所以，人们根本不知道，接下来巨人会将它那冰冷的手伸向何处。

一些人选择逃离夕阳之城，可是一点用也没有，因为不管他们如何逃跑、跑得有多快，依然逃脱不了无形巨人的魔掌。时不时地，巨人吹一口气，或者碰一下，就会把人们温热的心变得冰冷刺骨，于是人们便会死去。

像留在城里的人一样，逃跑的人中也有一些人没有被巨人杀死，他们中有的人因为饥饿而死；其他的人伤心地爬回夕阳之城，和他们的朋友住在一起，或者在朋友的关怀中死去。

鸟儿帮忙

哦！夕阳之城的一切变得都如此悲伤，因为从早到晚，这里只剩悲痛、恐惧和泪水。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小扎雅的鸟儿朋友们是如何帮助她渡过这一难关的。

在任何人——甚至连小扎雅都没有丝毫发觉之前，鸟儿们好像就能够感知到巨人即将到来；危险将至时，鸟儿们会用尽各种办法提醒小扎雅，就好像它们会说话一样。

起初，科努尔和小扎雅每天傍晚都会回到巨石砌成的小屋休息，第二天早上再回到夕阳之城，与那些可怜、生病的百姓待在一起，安慰他们、给他们做饭、喂他们吃药，这些药品都是科努尔凭借自己的智慧和丰富的学识炮制的，有利于他们身体的康复。就这样，科努尔和小扎雅挽救了许多宝贵的生命。那些得到救助的人，非常感激他俩，从此以后，他们都变得更加善良，在生活中不再自私自利，而是努力帮助别人。

然而，许多天过后，科努尔和小扎雅发现，这些可怜的、生病的百姓晚上更需要他们的照顾，于是，他俩搬到夕阳之城和大家住在一起，以便日夜照顾生病的百姓。

黎明时分，小扎雅总是第一个起床，出去呼吸一下清晨的新鲜空气；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小伙伴会在那里等着她，它们会为她唱欢乐的歌曲，并落在她的肩膀和头顶上，亲吻她。

危险的警告

如果小扎雅夜里要去某个地方，而灾难瘟疫的死亡之手已经伸到了那里，鸟儿们便会飞到她的面前，焦虑地拍打着翅膀，努力阻止她前往，并用它们自己的语言尖叫道：“快回去！快回去！”

在小扎雅吃饭之前，鸟儿们会啄食她的面包、试喝她的粥；当食物有危险时——因为巨人冰冷的手无处不在——它们便喊叫着，“不要！不要！”小扎雅就不会再碰这些食物了，同时，她也不会再让其他人吃这些食物；当鸟儿啄食面包或粥时，可怜的鸟儿可能会立刻倒下，拍打几下翅膀就死去了，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所有死去的鸟儿，都很高兴为它们的小主人牺牲，看着它们的小主人，它们叽叽喳喳开心地去替小主人试吃食物。当鸟儿发现食物是干净的、没有

毒时，它们便会得意洋洋地看着小扎雅，扇动着翅膀，叽叽喳喳地叫不停，非常地活泼，把小扎雅都逗乐了。

有一只年长的鸟儿，试吃时总是不急不慢，如果面包好吃，它通常会啄食很多口，于是它便相当于获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有时，它会一直吃，直到小扎雅冲它摇摇手指，“贪婪！“于是，它便跳着跑开，好像自己什么也没做一样。

这里还有另外一只可爱的小鸟儿——一只小知更鸟，它胸前的羽毛跟落日一样红艳——它对小扎雅的爱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当小知更鸟试吃时，如果它发现食物很安全，它就会叼一小块面包，放到小扎雅嘴里。

鸟儿饭前祷告

任何一只小鸟在试喝了小扎雅杯中的粥后，如果发现没有问题，便会仰起头、进行饭前祷告；从那以后，小鸟儿们都会进行饭前祷告，它们从来不会像某些不知感恩的孩子一样，忘记祷告。

就这样，虽然身边的许多人都已死去，可巨人仍然潜伏在夕阳之城，但庆幸的是，科努尔和小扎雅依旧活着。如此多的人死去，人们才开始想要知道，还有多少人活着；只有当夕阳之城的人口越来越少时，人们才会想起，这儿曾经繁荣昌盛、物阜人丰。

死神召唤科努尔

可怜的小扎雅面黄肌瘦，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幽灵；过去几个周的操劳，也让已经一百岁的科努尔的背弯地更加厉害了。虽然，两个

人早已是筋疲力尽，但他们仍然坚持照顾生病的百姓。

许多鸟儿也已经死去。

一天早上，老科努尔变得非常虚弱——虚弱地几乎都无法站立了。小扎雅为他感到担心害怕，问道：“父亲，您病了吗？”她一直称他为父亲。

他叹了一口气，用嘶哑、低沉但却非常、非常温柔地语气回答道：“我的孩子，我担心我的大限将至，带我回家吧，我要死在家中。”

听到科努尔的话，小扎雅轻声叫了起来，她跪倒在科努尔的身旁，把头埋在他的怀抱里，悲痛地哭泣着，同时，她紧紧地抱住科努尔。但她没有太多时间哭泣，因为老科努尔正挣扎着想要站起来。看到他需要帮忙，小扎雅便赶紧擦干眼泪，扶他起来。

在小扎雅的搀扶下，老科努尔扶着拐杖，来到了市场中央的喷泉旁；当他们走到喷泉最低一级台阶处，老科努尔好像已经灯油耗尽，他瘫坐在了台阶上。

小扎雅感觉到他的身体越来越冰冷，她知道巨人冰冷的手已经伸向他。

小扎雅的自我牺牲

不知为何，小扎雅抬头、往她最后一次看到巨人的地方望去，那时，她和科努尔也一起站在喷泉旁边。瞧！当她握着科努尔的手、抬头看的时候，她看到了巨人可怕的身影，这么长时间未见，云团之中的巨人变得更加清晰了。

它的脸一如从前的严肃，它的眼睛仍是瞎的。

小扎雅朝着巨人大喊，同时，一直紧紧地握着科努尔：“不要带走他！不要带走他！万能的巨人！不要带走他！不要带走他！”然后，她低头痛哭起来。

小扎雅的心里是如此的悲痛，连巨人那看不见的眼睛也流出了眼泪。巨人的眼泪落到了老科努尔的额头上。科努尔对小扎雅说道：“不要悲伤，我的孩子。我很高兴你又看到巨人了，因为我一直希望巨人能够离开我们的夕阳之城，让我们免于灾难。我是最后一个受害者，我很高兴能够死得其所。”

听到这些，小扎雅跪下来祈求巨人：“请饶恕他！哦！请放过他，带走我！但是请放过他！请放过他！”

老科努尔用胳膊肘支撑着坐起来，他说道：“不要悲伤，小扎雅，不要抱怨。我知道，你真的会为换取我的生命，而心甘情愿地牺牲你自己。

但是我们必须懂得奉献，因为，行善助人比我们自己的生命更珍贵。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好好活着，永别了！永别了！”

当他说完最后一个字，他的身体已经冰冷，就像死人一般。他的灵魂已经远去。

巨人离去

小扎雅跪下祈祷；当她抬起头时，看到巨人的身影正慢慢飘走。当巨人飘过时，它转过身，小扎雅看到他那看不见的双眼似乎正看着她，好像它正尝试着去看个清楚。巨人举起它的双臂——它的双臂那

又大又模糊，一直藏在他迷雾般的长袍里——好像在为她祝福；在她哭泣时，从旁边吹过的那阵风仿佛在反复诉说一句话：“纯净的心灵和无私的奉献拯救了这片土地。”

此时，小扎雅看到：远处，巨人的身影正在向夕阳之国的边境移去，它穿过守卫天使把守的入口，消失在遥远的荒漠之中——永远消失不见。

制造影子的人

在偏僻的住处，制造影子的人一直守望着一切。

世间一切事物，变幻莫测，因此产生的淡淡的影子都会来到云墙，穿进云墙，然后形成一个无穷无尽、虚幻缥缈、滚滚向前的大圆环，称为“逝影的队伍”。逝影的队伍中，所有的影子与世间发生的事情完全吻合，没有丝毫差别；因为世间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都在产生影子，随着这一时刻的逝去，影子也随之消逝，回归逝影的队伍。队伍中，生活中所有的元素，不论美丑善恶，都真实地存在：在各种地方，各种场景，不断发生的人和事——关爱、正心、邪念、荒唐蠢事、罪恶、喜悦、悲伤、希望、恐惧。人世间所有的一切，只要有影子，在逝影的队伍中都有其相应的影子。

逝影的队伍

这里有最美的风景，亦有最悲伤的画面——阳光丰盈的麦田里，饱满的麦穗随风起伏，忽然阴霾摇摆到来，笼罩在麦田上方；夏日明镜般宁静的海面上不时泛起涟漪；夜晚的水面上，月光照不到的地方，是漫无边际的黑暗；秋高气爽的夜晚，月光透过路旁高挂的、光秃秃的树枝洒落下来，行人经过时，树枝映在地上像网一样的影子，在月光的照耀下忽明忽暗、不停晃动。夏日炎炎的烈日，炙烤着晒制干草的工人，茂密的绿树下，那清凉的树荫处为工人们提供了一个休息的好去处；乌云轻快地掠过，遮住了月亮的光；不一会儿，月亮又从乌云中突兀、冰冷地跳了出来；夏日暴雨将至时，海平面上升起了

紫黑色的阴云；幽暗阴森的洞穴里，瀑布呼啸着疾驰而下——所有的这些影像，以及不论白昼黑夜新增加进来的、成千上万的其他影像，和其他早已发生过的事物的影子一起，在逝影的队伍中滚滚向前。

同样，任何人的任何行为，任何思想——无论好坏——任何愿望或希望——任何秘密——都会被永久记录下来，成为一副永远都不会消除的画面。制造影子的人会随时用他那双幽灵般的手召唤沉睡中或者清醒着的人们，让他们在昏黄神秘的氛围中，遥遥地观看环绕在他偏僻住所四周的已经成为过去的一幅幅画面。

恐惧的大门

在这个不断运动的逝影队伍之外，有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循环不息的幻影，也没有环绕的云墙，只有一片幽深、昏暗的阴霾，穿过这片阴霾，便是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

这片黑暗之地称为“恐惧的大门”。

长长的逝影队伍，望不到尽头。队列从恐惧的大门开始行进，朝着这片黑暗的地方向回转，经过一个轮回，队列中这些朦胧的影子再次融入这神秘的黑暗之中。

有时，制造影子的人会穿过住所四周的云墙，混入逝影的队伍中；有时，他会挥动像幽灵一样的手，召唤队伍中的某个身影，于是这个身影便会悄无声息地踏出云墙，来到他的身旁；有时，他会召唤来沉睡者的灵魂，于是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便会在这里重逢，人们称这样的重逢为“重回过去的梦”。在梦中，活着的人或者是与已经死去的朋友高兴地重新相遇，或者是与已经死去的敌人狭路相见，相应地，与朋友相聚的那段消失已久的快乐记忆，或是因与敌人相遇而深

陷的懊恼痛苦，活着的人也会再经历一次。除了制造影子的人之外，没有任何幽灵可以穿进云墙；也没有任何人——即使是在梦中——能够进入逝影队伍环绕前行的黑暗之地。

制造影子的人就这样孤独忧郁地生活着，他的世界里，只有虚幻的过去。

影子就是他的孩子，他创造了影子，但影子却一刻也不停留，一出生就马上回到他们在人世间的家中；从此，制造影子的人不再了解这些孩子的情况，直到最后这些孩子加入到逝影的队伍、依次回到围绕在他住所四周的云墙中。

制造影子的人的任务

对于制造影子的人而言，这里没有白天黑夜，也没有四季的更替，只有不停围绕着他偏僻住所、悄无声息地不断前行的逝影队伍。

有时，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目光呆呆地凝视着远方。远处的大海，有时万里无云、风平浪静，有时却像黑夜一样，阴云密布。有时，连续好几个月，制造影子的人都不曾向远处看一眼，于是，这里只剩下死寂冰冷的夜晚。只有当他那迷离呆滞的眼神再次灵动起来时，才有了一点生命的气息和光的跳动，这份坚硬的冷寂才得以消弭。

“当下之声”

有时，制造影子的人眉头紧锁，眼神冷酷无情，露出阴暗的目光。他已经对自己认真工作的决心产生动摇，但世界各地的影子队伍

的数量却在急剧增加。黑暗的暴风雨从海面上席卷而过；幽暗的光线在偏僻荒野上的小木屋上闪烁跳动；即使是在国王们的宫殿里，黑色的影子也会飞来飘去，肆无忌惮地穿过任何东西——包括国王们的心脏——因为人们对制造影子的人充满了恐惧和敬畏。

偶尔，制造影子的人完成了手中的工作之后，会仔细地欣赏那些影子，好像自己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他很想念自己创造的孩子们，也很乐意留下哪怕是其中的一个孩子，来陪伴孤独的自己。可每当此时，“当下之声”就在他的耳边响起，督促他继续工作，这个宏伟的声音低沉地说道：

“继续，继续。”

“当下之声”还在耳边回响，已经创造完成的影子从他的手底下慢慢溜走，悄悄地经过恐惧的大门来到人间。当这个影子的生命在人间走到尽头的时候，便会重新回到这里，也就是它出生的地方，加入逝影的队伍；虽然制造影子的人认识并记得他创造的每一个影子，但是，他只能爱当下—— 不断溜走的当下；所以在他麻木的内心深处，对这些逝去的影子没有一丝爱的回忆。

唉！制造影子的人一直孤独寂寞地生活着；在充满怪异、悲伤、严肃、神秘和沉寂幽暗的环境里，辛苦地干着这份令人感到孤寂的工作。

但是，制造影子的人偶尔也会从工作中获得一丝快乐——当他创造有些影子时——比如小婴儿诞生的影子、灿烂阳光的影子，这些影子载着温暖和爱意，从他的手指间诞生，消失。

神秘的门槛

制造影子的人工作地点的前面有一个无形的空间，那里既没有光明也没有黑暗，没有欢乐也没有悲伤。任何东西，只要一碰到它，就会像沙滩上被海浪冲散的沙堆、或着像写在水中的字一样，慢慢消失不见。进入这个无形空间里的所有东西都会不复存在。这个无形空间有一条恐怖而又神秘的门槛，无论什么东西，只要跨过这条门槛就会消失不见；但从这个空间里出来的任何事物，都会像世间的事物一样，经历从出生到死亡的轨迹。面对这条门槛，制造影子的人深感自身的渺小；它那股强大的吸收力量，是制造影子的人无法左右的。

在工作中，制造影子的人便可以呼风唤雨；在那不可触摸的虚无门槛之外，他随自己的心意来制造影子。有时，他会加快制作影子的速度，影子会突然变得完整而鲜活，又忽然消失在阴沉的恐惧的大门；有时，他会慢吞吞地制作影子，影子会慢慢地变大，逐渐变完整，然后缓缓地融进恐惧的大门的阴暗中。

制造影子的人孤零零地在他偏僻荒凉的住所，独自工作着。围绕着他的，是不断前行地逝影的队伍。一阵暴风雨从门槛里出来，随之而来的是暴风雨之后的宁静；在这适合沉思的时刻，制造影子的人停下手中的工作，孤独的心里想着长久以来的期盼，直到虚无的门槛给他的期盼带来答案。

婴儿的影子

从虚无的门槛里，慢慢地跨出一只婴儿小脚的影子，跌跌撞撞地想要迈向这个全新的世界。接着他探出自己小巧圆润的身子和大大的脑袋，摇摇晃晃地、迈着不稳当的小步伐继续往前走着。他的母亲，飞快地从他身后伸过来一双温暖有力的手，防止他摔倒。一步、两步，小男孩跌跌撞撞地走着，刚要跌倒，眼疾手快的母亲，便会用她

那双温柔的大手牢牢地将他扶住。小男孩转过身，跌跌撞撞地跑回母亲的怀抱。

小男孩再次努力尝试着往前走，母亲警惕的双手早已做好了随时扶住他的准备。这次他不再需要母亲的帮助，练习结束，他再次眷恋地跑回母亲那温暖的怀抱。

第三次努力尝试走的时候，他的脚步更加坚定和勇敢了，但母亲那伸出的双手却在微微地颤动，母亲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的同时，一滴泪珠滑落下来。

小男孩转过身，又往前方走去，他挥舞着小手，穿过洒落影子的虚空，迈着坚实的步子，向笼罩在恐惧的大门的那团幽暗的阴霾走去，消失在门里。

但是，母亲的影子却没有动，她双手放在胸前，慈祥的脸庞仰望上苍，为自己年幼的儿子祈祷，滚烫的泪水不停地从脸颊上滑落下来。然而，随着孩子的那双小脚离开她的视野，她开始低头弯腰哭泣，越哭越伤心，她的头和腰弯曲地更厉害，直到伏在地上。正如制造影子的人就这样看到的，母亲和孩子的影子渐渐消失在眼前，最后只剩下那恐怖虚无的门槛。

很快，母亲和儿子的身影出现在围绕云墙不断前行的逝影队伍之中。

少年水手

此时，从门槛里走出一个年轻的男孩，他迈着勇敢而又欢快的步伐大步向前走着；从他的穿着打扮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年轻的水手。

紧紧跟在后面的是他的母亲，看起来她似乎更衰老、更消瘦了，但她看儿子的眼神却依然如故，充满了牵挂和爱护。她慈爱的双手优美地把宽松地系在脖子上的方巾整理好，儿子伸出双手，捧住母亲的脸庞，并上前亲吻她；母亲用双臂飞快地抱住儿子，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母亲不停地亲吻儿子；他们站在一起，好像永远都不会分开。

突然，儿子转过身，像是听到了一声召唤；母亲把儿子抱地更紧了；儿子似乎想要温柔地挣扎一下，但是母亲疼爱地把他抱地更紧了，直到儿子轻柔地挣脱，忍痛离去。母亲向前一步，伸出她那微微颤抖、瘦弱的双手，想要挽留儿子，此刻她已经悲痛万分；儿子停下脚步，单膝跪地，抹去强忍的泪水，挥动着手中的帽子向母亲告别，然后便匆匆离开了；看着儿子远去的背影，母亲瘫倒在地上，失声痛哭。

慢慢地，母亲和儿子的影子逐渐消失，穿过恐惧的大门，加入到了逝影的队伍——现实世界中，母亲正艰难地追赶着儿子飞快的步伐。

平静的大海

接下来很长时间没有动静。制造影子的人仔细观察着，好像一切都变了。这时，从虚无的门槛里飘出一团迷雾，就像有时候笼罩在热带洋面上的雾气一样。

迷雾慢慢散去，映入眼帘的是一艘巨轮的船首，又黑又大。海上一丝风也没有，巨大的风帆在纹丝不动的空气里有气无力地拍打着，

它的影子虚弱地落在冰冷而又深不见底的海面上。水手们无精打采地斜靠在船楼上，期盼一丝凉风的到来。

海上的迷雾慢慢散去，水手们为了躲避太阳光的直晒，都躲在阴凉处，扇着手中宽大的水手帽给自己降温；很显然，天气是出奇地炎热。

此时，巨轮行驶的后方遥远的海平面上，出现了一个只有拳头大小的黑色云团，以非常恐怖的速度向巨轮席卷而来。与此同时，巨轮行驶的正前方，远处隐约出现了一座珊瑚礁；珊瑚礁在水里看起来里是黑乎乎的一片，可在明亮如镜的海面上却很难被发现。

暴风雨

船上的人对此却没有丝毫察觉，因为此时他们正躲在甲板的遮阳篷里，期盼凉风的到来。黑色的云团越来越近，速度也越来越快，乌云越来越黑，云团也越来越大。

此时，船上的人似乎意识到危险的到来，水手们在甲板上快速地奔跑，他们匆忙爬上楼梯；水手们把风帆一个一个地降了下来，风帆停止了拍打。

但是暴风雨还是比水手们快了一步。

暴风雨席卷而来，恐怖的事情紧随其后。天地一片昏暗——数十米的巨浪，愤怒地撕扯着甩向空中——海水泛起的泡沫卷入空中——黑压压的乌云，肆虐地盘旋着；所有的一切都陷入了暴风雨的魔掌，水手们东倒西歪，船上的东西飞来飘去，与风浪盘旋在一起，几近疯狂，最终，巨轮触礁了。

海上遇难的人

浓郁的黑色笼罩一切，肆虐的暴风雨从恐惧的大门一穿而过。

制造影子的人内心虽然已经麻木，但看到逝影队伍中的影子们遭遇飓风席卷，也为这对母子感到深深的痛心：勇敢年轻的水手儿子，在暴风雨中，不幸被卷入深海之中；而可怜的母亲，却独自在家，焦急地苦苦盼望儿子早点回家。

从那虚无的门槛里再次走出一个模糊的影子，慢慢地越来越清晰，这个影子起初非常模糊，因为强烈的阳光照在海面上，海面明晃晃地一片，非常刺眼，影子只能落在露出海面一点点的礁石上。

水手男孩站在孤零零的礁石上，又瘦弱又憔悴，衣不蔽体。他双手放在眼睛上方，向远处张望：万里无云的天空，像是要沉下来亲吻滚烫的海面；海面上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想象中，阳光照耀下的点点白帆向自己驶来更是一个奢望——男孩看不到一丝希望。

他一直注视着远方，直到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瘫坐在礁石上，垂头丧气，好像已经处在绝望的边缘。海水退去，他从礁石上捡了一些涨潮时冲来的贝类，来填饱肚子。

就这样，白天过去，黑夜来临；热带地区的夜空中高高悬挂的一颗颗繁星，就像一盏盏的明灯。

在这安静清凉的夜晚，绝望的水手男孩睡着了——他慢慢进入梦乡。梦中，他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家，母亲张开温暖的怀抱迎接他的归来——

还有为他准备的丰盛家宴——还有家乡熟悉的绿田、舞动的枝叶和母亲呵护关爱的幸福。因为，在水手男孩的睡梦中，制造影子的人

召唤他沉睡的灵魂，不断地向他展示过去所有幸福的点滴，以此来安慰他，避免他深陷绝望，甚至死去。

就这样，又过了许许多多个疲惫的日日夜夜，水手男孩一直在这座孤零零的礁石上徘徊，等待救援。

孤岛

他只能看到远处有一座山，好像从海里冒出来的一样。

一天清晨，天空阴云密布，天气非常闷热，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远处的山看起来似乎更近了，水手男孩觉得自己应该试着游过去。

当他刚刚下定决心，暴风雨便从海平面上疾驰而来，将他从孤零零的礁石上卷入海中。他勇敢地往前游着，就在他精疲力尽的那一刻，肆虐的暴风雨将他抛到了软软的沙滩上。暴风雨过去，巨浪将他搁浅在荒岛上。他走进荒岛深处，在岩石的洞穴里，他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很快地在里面睡着了。

制造影子的人看到母子二人在空中、陆地和海上所发生的一切，他麻木的内心感到一丝宽慰，孤单的母亲或许不会白等。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

等待船只的到来

水手男孩已经长成一个年轻的小伙，他依然生活在荒岛上；他慢慢地长出了胡子，用树叶蔽体。每天，除了寻找食物，他都会跑到山顶，守望着救援船只的到来。当他站在山顶、眺望远方时，阳光照在他的身上，影子便落到山坡上；傍晚时分，随着太阳慢慢落入远处的海平面，孤独水手的影子也越拉越长，直到最后，他的身影沿着山坡变成一条黑色的长条，延长到海边。

就这样一直等着、盼着，孤独水手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虽然疲倦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但是没有尽头的日日夜夜又接踵而至。

慢慢地，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最后生病死去了；临终前，他久久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

就这样，相关的影子也一同逝去。

母亲的守候

从虚无的门槛里，出现了一位老妇人的身影，她消瘦、疲倦；远处突兀的悬崖上，坐落着一座孤零零的小木屋，老妇人就独自坐在那里。夜里，小木屋的窗前总是亮着一盏灯，欢迎那些即将归来的迷路的人们，为他们指明回家的路。每天晚上，这位老母亲都会借着灯光守候儿子归来，直到油灯燃尽，她才会躺下休息。

睡梦中，制造影子的人挥动他那双魅影般的手，召唤老母亲沉睡的灵魂。

在制造影子的人偏僻的住所里，这位老母亲的灵魂就站在他的身旁；此时围绕着他们的是穿进云墙、不断前行的逝影的队伍。

老母亲看着眼前的一切，制造影子的人举起他那双魅影般的手，指向老母亲儿子的影子。

老母亲的眼睛，似乎比制造影子的人那双魅影般的手还要更快一些；在他抬起手唤起那场急促暴风雨中所有影子之前，老母亲就在逝影的队伍里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虽然她看到儿子被困在热带地区的孤岛上无法脱身；但是，看到儿子依然活着、精神依旧旺盛，老母亲的心中充满了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喜悦。

哎！可是她却不知道，在这个阴暗的队伍中，她看到的都是曾经发生过的画面；虽然，在曾经那个时候，孤独的水手还活着，可是现在——他可能已经或者将要死去。

老母亲刚要伸出双手、拥抱自己的儿子，逝影的队伍却突然消失在她的眼前，她沉睡的灵魂离开了制造影子的人的住所。当她得知自己的儿子依然活着，并在独自等待救援时，她的内心一阵剧痛、充满了悲伤之情，她从睡梦中痛哭醒来。

母亲的决心

她起身，眼神越过窗台已经燃尽的油灯，向窗外无尽的夜色望去；她仿佛看到了儿子正在睡梦中，依然活着，并在等待救援。于是，母亲心中充满了搜救儿子的巨大决心。

很快，从虚无的门槛里出现了很多影子——

母亲独自一个人，健步如飞，向远方的城市奔去。

道貌岸然的公职人员彬彬有礼地拒绝了母亲的帮忙找寻儿子的请求，即使她双膝跪地、苦苦哀求。

冷酷无情的教会职员也对苦苦祈祷的母亲视而不见。

一群品行恶劣的野蛮年轻小混混，在街头驱赶着这位心急如焚的母亲。

母亲心里感到悲痛万分。

她的心中升起一团绝望的乌云，但它漂浮在遥远的地方，因为它永远都无法战胜母亲寻找儿子的那股坚强决心给她带来的、如同阳光般的希望。

无数个疲惫的日子一晃而过。

孤独的夜晚——渺茫的希望——寒冷——饥饿和痛苦，忍受这所有的一切，母亲一刻不停歇地、拼命赶路。

这样的场景，一幕幕地在逝影队伍中不停出现，直到制造影子的人麻木的内心变得更加冰冷；他那凶残的目光，怒视着所有给这位母亲坚定内心带来痛苦和磨难的人。

最后，所有的这些影子都飘进了一团黑色的迷雾里，消失在恐惧的大门的阴暗中。

船长

迷雾里出现了另外一个影子——

一位老人正坐在扶手椅上。在炉火的照耀下，他的影子投在墙上；火光闪烁，他的影子也跟着有趣地舞动着。他年事已高，宽厚的肩背已经有些驼了，坚强的脸庞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房间里还有另外一个身影，那就是年轻水手的母亲——

她正站在桌子旁，讲述自己寻找儿子的故事；她那双瘦弱的手正指向远方，她知道自己的儿子正困在那片深海之中。

水手母亲的深情深深地打动了老人，让他回想起旧时的爱，还有年轻时的勇敢和旺盛的精力。老人起身，举起拳头，重重地敲在桌子上，好像在表明自己一诺千金、一定会帮她找回儿子。母亲感激地跪倒在地，捧起他那双结实的大手，轻轻地亲吻以示感谢，然后起身听候老人的安排。

其他的人进来——他们接到了老人的命令——匆匆地出发了。

随后，很多人加入搜寻年轻水手的队伍，他们行动迅速敏捷、目标坚定，给水手母亲带了生机和希望。

远航的船

太阳就要落山了，桅杆长长的影子倒映在码头的水面上；一艘巨轮开始远航，驶向那片遥远的热带海域。船员们在甲板上快速地收放索具。

他们转动着绞盘杆起锚，巨轮向日落的方向驶去。

母亲站在船首，好像一位希望女神，正急切地凝视着远方的海平面。

这一幕场景慢慢退去。

巨轮扬起白色的风帆，在海面飞速地前进着；母亲站在船首、一直凝望着远方。

发现荒岛

暴风雨即将来临。在遭受暴风雨袭击之前，巨轮仍在海面上急速地航行，但她并没有调转方向，舵手正在按照水手母亲手指的方向、继续掌舵前行。

这一幕场景也过去了。

时间飞逝，不知过了多久，母亲依然在寻找自己的儿子。

这场寻子的旅程产生的影子都渐渐淡去，然而，一位母亲正站在船首、眺目远望的身影，却一直清晰不变。

突然，从虚无的门槛里出现了一座荒岛，一艘巨轮正慢慢向荒岛靠近。母亲跪在船首，焦急地张望着，并给舵手指路。船员们从巨轮上放下一艘小船，急切地跳上去；但母亲却比他们更快一步跳到小船上。小船慢慢地靠近荒岛，海水越来越浅，船员们纷纷跳到了滚烫的白色沙滩上。

但此刻，母亲依然坐在小船船头，没有动身。在这段漫长、焦急痛苦的日子里，她一次次地梦到儿子站在远处焦急地守望着；梦到当巨轮从海平面上驶近荒岛，儿子欣喜若狂地挥舞着双手；梦到儿子一直站在海边等待船只的到来；梦到儿子迎着海浪跑来，以便能够最先触摸到母亲那温暖慈爱的双手。

母亲的寻找

哎！这些只是她的梦而已。没有人在山顶上欢快地挥舞手臂；没有期盼的身影站在海边；也没有人迎着海浪飞奔而来、与她相认。母亲的心慢慢变冷，并袭来一丝恐惧的寒意。

难道她真的来晚了吗?

船员们下了船，他们握握她的手，轻轻地拍拍她的肩膀表示安慰；母亲摆摆手，示意他们快快寻找儿子的下落，自己还是跪在那里。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船员们爬到山上，找寻失踪的年轻水手，但是依然没有找到，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船上。

母亲听到他们从远处回来，便起身相迎。船员们低下了头。在极度痛苦的绝望中，母亲高举双手，突然双手滑落，母亲昏倒在了船上。

制造影子的人立刻将母亲的灵魂从她失去知觉的肉体中唤醒，指向逝影队伍中一个正在经过的人影。

母亲的灵魂飞快地回到了她的肉体，她醒来时，脸上充满着有了新发现的喜悦。

她从小船上起身——跳到沙滩上，船员们疑惑地紧跟着她。

沿着海边，她飞快地奔跑着，船员们紧紧跟在她身后。

母子重逢

在一个山洞的入口处，母亲停住脚步，洞口长满了荆棘，里面一片昏暗。她头也没回，只是摆摆手，示意船员们在外面等她；船员们都等在外面，她独自一人走进了山洞。

过了一会儿，从虚无的门槛里涌出一个昏暗的画面，非常、非常悲伤的一幕出现了——

昏暗的山洞里——一个疲惫不堪的男子侧卧在那里，母亲悲痛地伏在他冰冷的身体上，她那颤抖的手轻轻地触摸他那冰冷的胸口。哎！她已经触摸不到儿子的心跳了。

母亲悲痛欲绝，趴在儿子冰冷的身体上，紧紧地、紧紧地抱住他，好像要从死神的手中将儿子夺回来一样。

制造影子的人麻木的心又重新活了过来，他心口感到一阵悲痛，转过身，不忍心再去看这悲情的一幕。他焦急地望着恐惧的大门，母亲和她的儿子一定会加入这个日益壮大的逝影队伍里。

母爱的力量

死去的、身体冰冷的年轻水手的身影慢慢地出现在他眼前。

但母亲迈着疾驰的脚步飞奔而来，她伸出强壮而又充满母爱的双臂，用她那瘦弱的双手，紧紧地抓住儿子即将远去的影子，把儿子从恐惧的大门拽回到充满自由和母爱的现实当中。

孤独的制造影子的人终于明白：原来，母亲的爱，远远胜过死神的力量。

7为什么疯了

在一片广袤的土地上，一江河水奔流而过。江畔之上坐落着一座美丽的宫殿，一群善良的人居住在那里。

河水湍急，江堤陡峭；堤坝上大树参天，树枝与宫殿塔楼齐高。放眼望去，处处皆是美景：芳草嫩绿，犹如天鹅绒般柔软，又如绿宝石般娇滴翠绿；草丛中，雏菊点缀，朵朵花儿，犹如洒落的繁星，璀璨夺目。

在这座古老的宫殿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孩子，他们慢慢长大成人。闲暇之余，孩子们也饲养了很多小宠物，其中最多的要数各种各样的鸟儿，因为鸟儿喜欢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里有个地方被称之为"鸟儿安息之地"，所有的鸟儿死后都会长眠于此。这儿芳草清幽，墓碑旁繁花锦簇。

寒鸦先生

曾经，有一个小男孩生活在这里，他养了一只乌鸦做宠物。小男孩初次发现它时，它的腿已经受伤了，于是小男孩就把乌鸦带回家，并细心地照顾它直到它康复，但遗憾的是乌鸦的腿还是瘸了。

小男孩名叫蒂内保尔，乌鸦则被称为寒鸦先生。正如你所想的那样，寒鸦非常喜欢蒂内保尔，跟他形影不离。在蒂内保尔的房间里，有一个专门为寒鸦准备的笼子，每当夜幕降临，寒鸦都会飞回笼中休息。鸟儿不像那些早晨不爱起床、晚上不爱睡觉的小孩子一样，它们

总是会遵循大自然的作息规律按时休息。如果你在一只鸟儿休息的时候把它弄醒，那简直就是一种惩罚。

日出时分，寒鸦早早起床，伸伸懒腰，眨眨朦胧的睡眼，抖抖全身的羽毛，让自己完全清醒过来，准备开始全新的一天。

与孩子们相比，鸟儿起床更轻松容易：鸟儿不会把肥皂揉进眼睛，也不怕打结的头发缠住梳子，更不会把鞋带系成死扣。这是因为鸟儿根本用不到肥皂，也不需要梳头和穿鞋。如果鸟儿也要做这些，或许它们早上也会像孩子们一样，经历这些头痛的事情。

当寒鸦打扮好自己后，它便跳到主人床上叫醒他，让他起床；但是寒鸦发现与其让主人自己起床不如把他弄醒来得更容易一些。

上学

上学路上，寒鸦总会陪伴在蒂内保尔左右，同他一起前往学校，然后寒鸦便待在教室附近的树上，一直等到蒂内保尔放学，再同他一起回家。

蒂内保尔非常喜欢寒鸦，他总想让寒鸦在上课期间溜进教室。但是寒鸦很聪明，怎么都不肯。

难受的蒂内保尔

一天，蒂内保尔正做着算术题：117649×7=？可他并没有专心做题；相反，却在想尽各种办法让寒鸦溜进教室。他和寒鸦不时地互看

对方一眼，蒂内保尔示意寒鸦溜进来，然而寒鸦却一动不动。烈日炎炎，寒鸦待在阴凉处，斜着脑袋，机警地盯着教室里面。

“快进来，寒鸦，帮我做算术题。”蒂内保尔压低声音说道，寒鸦只是回叫了几声。

“7乘9等于77？7乘9等于79？不对，是97？哦，我算不出来，真希望7从来没有被发明。”蒂内保尔抱怨道。

“啊——啊——”寒鸦又叫了几声。

天气异常炎热，蒂内保尔哈欠连连，他觉得如果能够小睡一会儿，或许可以更迅速准确地完成这些算术题；他只是这么随便一想，就埋头趴在桌上，但是似乎有点不舒服，因为他的额头正好趴在书本的7上，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于是他就不停地挪来挪去直到额头悬到桌沿外，他才消停。然而过了一会儿，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老师居然要给他们讲故事。

学生们都赶紧自觉坐好，准备洗耳聆听。寒鸦落在窗台上，斜着脑袋，闭上临近教室的那只眼睛。孩子们可能会以为它睡着了，其实它比谁听得都认真。

三个不开心的学生

学生们都很开心，除了三个人。一个是因为他的一条腿被坐麻了；另一个是因为她的口袋里装满了乳酪，她特别想吃，但又担心会被老师发现，结果乳酪慢慢地都融化了；第三个人非常困，想睡觉，但他又特别想听故事，可两者总是无法兼得。

老师开始讲述这个故事了。

老师的故事——《可怜的7是怎么变疯的》

“字母医生——”

蒂内保尔打断老师，“什么是字母医生？”

“字母医生，”老师回答，“就是给字母表中字母治病的人。”

“字母怎么会生病呢？”蒂内保尔问道。

“哦，当然，字母有很多疾病，歪歪扭扭的0、瘸腿的A或者驼背的T，你们从未写过吗？”

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说道：“罗芬写过，他经常这么写。”罗芬是班上个头最高的学生，随后他也承认，“我经常这么写，其实一直都这么写”。

“很好，既然这样，那么一定有人来治疗它们，不是吗？”

没有人予以否认，只有蒂内保尔喃喃自语道，“我不相信有”。

老师继续讲述他的故事——

“字母医生正在坐着喝茶，一整天都在外出诊，他已经累得疲惫不堪。”

“什么是出诊？”蒂内保尔再次打断老师。

“我来告诉大家，就是医生不得不补上遗漏的I，医治好扭曲成B的R的腿。”

医生刚要好好享用他的茶水，便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起身去开门。一个管家急匆匆地冲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哦，医生，快点，我们那里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什么地方？”医生问道。

“哦，您知道的，数字之家。”

“什么是数字之家啊？”蒂内保尔又一次打断老师。

“数字之家就是收留数字的地方。”老师回答。

“为什么要收留他们呢？”

“因为他们变化得太快。”

“他们怎么变化得太快了？”

“你做一道算术题马上就会深有体会了；或者看一下你的乘法表，开头是‘一一得一’，结尾就变成了‘九九八十一’，这难道变得不够快吗？

人们不得不把这些数字留在数字之家，否则他们会一起逃走，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他们了。每当夜幕降临，数字们便一起回家，换下鞋子，排排坐好来吃晚餐。”

数字之家

数字之家的管家非常地焦躁不安。

“怎么了？”医生问道。

“哦，是可怜的7，医生。”

“他怎么了？”

“他病得可不轻，我们觉得他可能熬不过去了。”

“熬过什么？”医生问道。

“医生请随我一起，给他看看吧。”管家恳求道。

医生急急忙忙跟管家一同赶往数字之家。由于夜黑路滑，他们只得提着灯笼赶路。很快他们便到了数字之家。

在距离数字之家不远处，医生便听到了一种非常古怪的声音——喘气声、窒息声、喊叫声、咳嗽声、笑声和疯狂可怕的尖叫声混杂在一起。

“哦，医生，快啊！”管家焦急地说道。

“当医生走进数字之家，他看到可怜的7被邻居们团团围住，他的情况糟糕透了，口吐白沫，显然已经疯了。护士正搀扶着他，并试着给他放血。邻居们或紧握双手，或翘首观望，或帮忙按住他。“大脚史密斯——”老师解释道，从蒂内保尔脸上疑惑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又打算提问题了，“大脚史密斯的工作是用双脚踩住字母和数字，使它们保持立正而且不会累——正紧紧地摁着着可怜的、精神错乱的7。

医生出诊

护士正试着让他安静下来，“现在，此刻，亲爱的，不要动，不要出声，字母专家医生已经来了，他会治好你的病。”

“他不会治好我的。”7大声地叫道。

“但我亲爱的7先生，”医生说道，“这种状况不会持续的，因为你还没有疯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不是吗？”

“不，我已经疯得无法控制了。”7大声说道。

“如果你已经疯到无法控制的地步，那我们会竭尽全力把你医治到可以控制的疯度；然后我们再把你可以控制的那部分疯病治好。”医生温和地说道。

“我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蒂内保尔问道。

“安静！”全班同学提醒道。

问诊

医生拿出他的听诊器、望远镜、显微镜和星象仪，开始给7检查。

首先，他把听诊器放到了7的脚底，开始对着听诊器说话。

“听诊器不是这样用的，你应该把它放到7的胸前，然后听。”护士提醒说。

“亲爱的女士，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医生温和地说，“你说的方法只适合正常人，但对于神志不清的人，当然需要完全相反的治疗方法。”然后医生取出望远镜，观望7离他有多远，用显微镜观察7有多大，然后画出他的星象。

“为什么要画？”蒂内保尔问道。

“这是因为，”老师回答道，“正常情况下，星象占卜中星象都是算出来的，但是因为可怜的7已经精神异常了，所以必须画出他的星象。”

“什么是形象呢？”蒂内保尔问道。

“不是形象，我的孩子，是星象——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

“好吧，那什么是星象呢？”

“我亲爱的孩子，查查你的字典。”老师提醒道。

当医生用所有的仪器做完检查，说道，“我用上所有的仪器就是为了确定疾病所属的范畴，现在我应该继续，以便查明病因。首先，我要询问一下病人。”

“亲爱的先生，您为什么要疯了呢？”

“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哦，我亲爱的先生，这可不是一个礼貌的回答，您为什么选择疯呢？”

“一时半会说不清楚，”7说道，“除非让我做个演讲。”

7为什么疯了

“好的，您可以做演讲。”

“除非把我放开，我才说，所有人都按着我，我怎么做演讲？”

“我们害怕放开你，你会跑掉。”护士说道。

“我不会的。”

“你保证吗？”医生问道。

“我保证。”7答道。

“那就放开他吧，”医生说道，于是邻居们为7铺好一块地毯，给他让出一块地方来。大脚史密斯松开了7，7挣扎了好一会儿终于站了起来。

“现在开始吧。”医生提醒道。

“还是不行，除非给我准备一杯水，你们有谁听说过做演讲不喝水的？”7说道。

于是众人给他端来一杯水。

“女士们、先生们！”7刚开始说了一句，又停了下来。

“你又在等什么呢？”医生问道。

“当然是掌声了，你见过演讲没有掌声的吗？”7不屑地说道。

于是众人一起鼓掌。

“我疯了，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决不可能、不应该、也不打算变成其他样子，而只能变疯了。我遭受的虐待就足以让我变得精神不正常！”

7的悲哀

“哎呀，哎呀，什么虐待？”医生吃惊地问道。

“我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遭受的虐待比奴隶都要惨，在这个世上就没有什么人遭受过我这么多的折磨。我一直努力工作，没有一丝怨言。我经常做倍数和被乘数，我心甘情愿地承担我的那份责任，但我真的无法忍受了。我被错误地加，错误地减，错误地乘，错误地除，其他的数字都没有被这样虐待过；而且，他们不像我，我就是一个孤儿。”

“孤儿？你的意思是？”医生问道。

“其他数字都有很多亲戚，而我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只有一个年长的1勉强算是。可我们的关系也不是很亲近，我只是他的曾曾曾曾孙。”

“你的意思是？”医生疑惑地问道。

“1是个老家伙，他是最老的数字了，其他数字都是他的孩子，而我只是他的第六代子孙。”

“数字2从不会有任何麻烦，因为4、6和8都是它的兄弟姐妹；数字3与6和9的关系很亲近；数字5是10的一半，他也从不会遇到麻烦；可是我呢，悲惨不说，又被虐待，而且总是孤孤单单一个人。”7伤心地说道。可怜的7伤心地哭了起来，它低着头抽泣地越发厉害了。

老师刚讲到这里，突然又被打断了，因为蒂内保尔也伤心地哭了起来。

“你怎么哭了？”欺软怕硬的罗芬问道。

“我没有哭。”蒂内保尔否认说，却哭地越发伤心了。

老师继续讲故事。

医生争论

字母医生尝试着让可怜的7开心起来。

“听我说，听我说！”医生说道。

可怜的7突然停下来，看着他，反问：“不对，你应该说‘继续说，继续’，我应该说‘听我说，听我说啊’。”

“当然，如果你精神正常你肯定会这么说。但是，你看，你现在精神不正常，已经疯了，你说出来的话都是相反的。”医生回答说。

“谬论！”7反驳说。

“我能理解你，但我还想就这一问题继续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如果你神志清醒，你会说‘这是对的’，但你现在却说这是谬论，表明你赞同我的观点。”医生说道。

7看起来很高兴，因为它终于得到了理解。

“否定意味着肯定，那么，”医生继续说道，“如果你说‘继续说’，那么正常人可能会说‘听我说’；当然，当我想表达‘继续说’的意思时，我可能会说‘听我说’，因为我是在跟一个疯子说话。”

孤苦伶仃的7

“否定意味着肯定。”7说道。

“请继续你的演讲吧，”医生提醒道。

7取出手帕，擦去脸上的泪水。

“女士们、先生们，我必须再次为这个可怜的、受虐待的数字申诉——也就是我——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数字，连一个亲戚也没有！”

“他怎么会没有皮肤（skin）呢？”（译注：英语单词skin皮肤和kin亲戚发音相近）蒂内保尔再次打断老师。

“我的孩子，是亲戚（kin），而不是皮肤（skin）。”老师回答道。

“亲戚（kin）和皮肤（skin）有什么区别吗？”蒂内保尔问道。

“两个词有一点小小的区别，”老师回答说，“但是如果你再打断我，你的皮肤就要小心我的教杆了。”于是，蒂内保尔便默不作声了。

老师继续讲。

可怜的7继续说道，“我恳求你们同情一下这个被遗弃的数字，哦，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可怜孤单的数字：无家可归，没有朋友，无父无母，没有兄弟姐妹，更不要说叔叔婶婶、侄子侄女和儿子女儿了，孤孤单单、无依无靠。”

听到这里，蒂内保尔嚎啕大哭起来。

“你为何哭？”老师疑惑地问道。

“我希望可怜的7能够过得开心些，我愿意跟他分享我的午餐，也愿意他和我一起睡。”

老师跟班长说：“蒂内保尔是个好孩子，下周教他7乘0，或许这样能使他开心点。”

窗台上的寒鸦，眼睛眨巴眨巴，小声欢快地又唱又跳，忽扇着翅膀，好似在微笑着拥抱自己。然后它轻柔地跳起，偷偷地溜到书柜上面，躲了起来。

罗芬邪恶的愿望

老师继续讲着故事。

“孩子们，过了一会儿，可怜的7略有好转，他保证自己会慢慢好起来。在医生离开之前，字母和数字们都主动跟可怜的7握手并保证以后会对他更加友好。

“孩子们，听完这个故事，你们有何感触？”

孩子们都表示很喜欢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很美；同时，他们也表示今后会尽力更加友善地对待可怜的7。然而最后，欺软怕硬的罗芬却说：“我不相信这个故事，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我宁愿7已经死了，没有7我们会过得更好。”

“我们会过得更好吗？怎样过得更好？”老师质疑道。

“因为我们不会再被7困扰。”罗芬回答道。

当罗芬说这话时，寒鸦发出一种奇怪的叫声，除了蒂内保尔没人注意到这叫声。

“寒鸦，你和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深爱着可怜的7的。”蒂内保尔说。

寒鸦的任务

寒鸦讨厌罗芬，因为罗芬总是朝寒鸦扔石头，并试图拔掉它尾巴上的羽毛。当罗芬说话时，寒鸦的叫声似乎在说“你等着”。没人注意的时候，寒鸦躲到了屋顶的横梁上。

不久，学校就放学了。蒂内保尔回到家，却没有找到寒鸦，他觉得寒鸦一定是迷路了，于是他非常伤心难过，趴在床大哭起来。

此时，学校已是大门紧闭、空无一人，寒鸦悄无声息地从屋顶的横梁上飞下来，蹑手蹑脚地来到门前，低头仔细听着门外的动静；它轻轻地飞到门把手上，趴在钥匙孔处使劲往外瞅：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

于是它飞到老师的讲桌上，拍动着翅膀，开始学公鸡打鸣，但声音特别轻柔，因为它怕被别人发现。

没多久，寒鸦就飞遍了教室的每一个角落，一会儿落在乘法表的表格上，一会儿用它的爪子翻桌子上的课本，一会儿又用它锋利的嘴巴叼起一些东西。

几乎没人会相信：寒鸦偷走了教室里所有的7。它抠下钟表上的7，擦掉作业本上的7，连黑板上的7它都用翅膀给蹭掉了。

寒鸦知道，一旦把某一个数字从教室里全部拿走，那么未经过它的同意，谁也不能使用这些数字。

学校集合

当寒鸦挑完所有的7，它的肚子已经鼓地特别厉害；它吞下所有的7，体型膨胀到原来的7倍。

它无法一次做完这些，这些活整整花了它一夜的时间。当它躲回屋顶横梁的角落时，学校也刚好要开门了。

如今，它的体型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他只能挤进角落里，动弹不得。

学校上课的时间到了，教室里却空无一人，老师没有来，学生也没有来。一个小时后，所有的人才匆忙赶到教室。

当所有人都到齐，老师说："你们都迟到了。"

"老师，我们是迫不得已的。"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为什么会迫不得已？"

他们又立刻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我们没有被准时叫醒"。

"你们每天早上几点被叫醒？"

他们似乎看起来都想说，却又都沉默了。

"你们为何不回答我？"老师又问道。

他们张张嘴巴像是要说，但最终还是没人吱声。

躲在角落里的寒鸦却在偷着乐。

丢失的一小时

“你们为何不回答我？”老师焦急地问道，

“如果你们不立刻回答我的问题，那所有的人就待在教室，哪儿也不能去。”

“老师，请不要这样，我们不能说。”其中一个学生说道，

“为什么不能说？”

“因为——”

“老师，您为什么也迟到呢？”蒂内保尔打断道。

“我的孩子，很抱歉我也迟到了；但事实是我的佣人没能在平时我起床的时间敲门叫醒我。”

“那老师您平时几点钟起床？”蒂内保尔问道。

老师欲言又止，“这真的很奇怪。”老师沉默了好一会儿说道。

罗芬趾高气扬地说道：“我们根本没有迟到，老师在这里，我们也在这里——这就是事实。”

“不，这不是事实，现在本来应该是十点钟，可是时钟显示的却是十一点——我们的时间丢了一个小时！”老师反驳道。

“我们的时间怎么会少了一个小时呢？”其中一个学生好奇地问道。

“对啊，这正是让我感到困惑的地方，但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出原因来，只能再等等看了。”

蒂内保尔突然叫道：“或许被人偷走了！”

“偷了什么？”其他学生疑惑地问道。

“我现在还不清楚，”蒂内保尔回答。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丢失之物

“你们不要笑了，有东西被偷了；快看我的课本！”蒂内保尔尖叫道，他举起课本，于是大家看到：

— X 1 = —

— X 2 = 14

— X 3 = 21

— X 4 = 28

— X 5 = 35

— X 6 = 42

— X — = 49

— X 8 = 56

— X 9 = 63

— X 10 = —0

同学们都一拥而上，想一探究竟，只有罗芬一动不动地盯着教室的钟表。

“这个钟表少了点什么，”他很肯定这个钟表看起来不太对劲。

老师正埋头伏在讲桌上，他抬起头，叹息道：“钟表怎么了？”

“钟表上似乎少了点什么。”

“少了一个数字，只有十一个数字！”老师尖叫道，

“不可能，不可能。”学生们连连摇头。

“罗芬你来数一数。”老师说道。

“1 2 3 4 5 6 8 9 10 11 12。”

“非常正确，你们看是十二个数字；哦不，不是的；是的，哦不是的；是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个7

老师环顾教室的四周，再一次埋头伏在桌子上叹气。

此时，寒鸦正沿着屋顶的横梁匍匐前行直到爬到老师讲桌的正上方，它叼出一个重重的7，正好扔到老师头上那略微光秃的地方，并被

弹到了老师面前的讲桌上。

老师一看到掉落的7就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他用一张沾满墨渍的纸盖住7，说到："罗芬，你说过一定是什么东西丢了，你确定吗？"

"当然了，老师，我确定。"

"很好，你还记得你昨天说过，你希望某个数字在疯人院里死掉吗？"

"是的，我说过；并且我现在还是这么希望。"

"那么，这个数字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已经被人偷走了。"

两个7

"好哇！"罗芬欢呼着把书扔向天花板，正好击中了可怜的寒鸦，它正叼着另一个7准备扔下去，结果7正好被书击中，掉下来恰好又落到蒂内保尔手中的帽子上。蒂内保尔从帽子里取出7，俯下身轻轻地抚摸着它，"可怜的7。"

"快把它给我！"罗芬喊道。

"不，它是我的！"

"看我不揍你！"罗芬说着就抓起蒂内保尔——即使当着老师的面。

"放开我，我不会把可怜的7给你的！"蒂内保尔开始尖叫、哭喊起来。

“罗芬，站出来！”老师严厉地说道，罗芬照做了。

“7乘7是多少？”老师提问道。

罗芬没有回答，他不能回答，因为他没有7。

“我知道。”蒂内保尔说道。

“哦，当然，”罗芬冷笑道，“他知道是因为他有7。”

“四十九。”蒂内保尔回答道。

“非常正确，”老师说道，“蒂内保尔进步了。”

因此蒂内保尔进步到了班级的前几名，但罗芬却退步了。

“7乘49是多少？”老师问道，

同学们都沉默了。

“谁来回答这个问题？”老师问道，

“老师，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蒂内保尔问道，

“我的孩子，我很抱歉我不能解答这个问题，哎呀，这真的很奇怪。”老师再次埋头伏在桌子上发出更大的叹息声。

此时，寒鸦叼起另一个7，扔到地板上，正好落到了蒂内保尔的面前。

“三百四十三，”蒂内保尔很快回答道，因为他得到了另外一个7。

老师抬起头开心地大笑起来。

寒鸦复仇记

“好哇，好哇！”

当第三个7落下，寒鸦的肚子又开始膨胀了。

寒鸦比之前大了整整7倍，所以屋顶上的石板开始被它顶下来。学生们都好奇地抬头往上看，罗芬也张大嘴巴抬头看，此时寒鸦由于着急把7处理掉，一不小心把7扔到了罗芬嘴里。

“两千四百零一。”罗芬含糊不清地说道。

寒鸦又把另一个7扔到罗芬的嘴里，罗芬更加含糊不清地说道：“一万六千八百零七。”

寒鸦开始快速地不停地往罗芬嘴里猛投7，每投一个，寒鸦的体型就变小一点，直到恢复到它的正常体型。

罗芬嘴里不停地支支吾吾，拼命地抓住那些7，直到脸色发黑，一头栽倒在地；在他倒地的一瞬间，喊出了大串的数字，“79,792,000,000,000,266,297,612,001。”

蒂内保尔突然醒来，他发现自己睡着了，而且还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谎言与百合

从小一直到十岁上学，克拉丽贝尔都和父母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克拉丽贝尔的父母心地善良、热爱真理，在为人处世上，一直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他们把所有美好的事物教给克拉丽贝尔。她的母亲弗瑞德丽娜，每天都会去探望和安慰那些生病的人，也时常会带着克拉丽贝尔一起去。

慢慢地，克拉丽贝尔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当她来到学校，她比以前更开心了，因为她发现：不仅自己的家人还像之前那么幸福快乐，而且在学校里她还认识了许多跟她同龄的新伙伴，他们很快熟悉起来并成为朋友。学校的女教师年事已高，有着一头美丽的白发，人很和蔼、也很善良。在她那甜美温柔的脸上，孩子们从来都看不到一丝严厉的表情，除非某个学生说了谎话。这时，她脸上的笑容会慢慢消失不见，就像日落时，天空由亮慢慢变暗一样。老师表情严肃，默默流泪。如果犯错的孩子能够主动找到她，向她承认错误，并保证再也不说谎话，老师的脸上又会露出灿烂的笑容。但是，如果孩子一直坚持自己的谎话，不肯认错，老师会变得极其严肃；即使过了很久，在说谎学生记忆深处，老师那严厉的表情也久久挥之不去。

美丽之城

每天，老师都会叮嘱孩子们：坚持真理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说谎却是极为邪恶、可怕的行为。她也会给孩子们讲名著里的故事，其

中《美丽之城》是她和孩子们都很喜欢的一个故事。故事中提到：来生，只有善良的人们才可以生活在美丽之城。

孩子们不厌其烦地听着《美丽之城》的故事。这座城，如同一块碧玉石，像水晶一般晶莹剔透，城市有十二扇大门，每扇大门上都刻有名字。孩子们会时常向老师问起美丽之城的那个天使，她拿着金色的芦苇，用来守护美丽之城的纯洁。通常，在故事讲到结尾的时候，老师的语气会变得格外严肃；孩子们慢慢地安静了下来；当老师说道，那些爱说谎话和说过谎话的人，无论谁，都会被永远地赶出美丽之城时，孩子们便敬畏地紧紧围靠在一起。

课堂时间

然后善良的老师就会告诫孩子们：因为说谎而被逐出美丽之城，失去内心所有的美好和永恒的荣耀，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人们犯了最不应该犯的错误——那就是说谎。即便你犯了错误，如果立刻说出实情、承认错误，那么大家也不会特别生气；但是，如果为了掩盖错误而继续说谎，导致所犯的错误更加严重，那么谁都会很生气。对于撒谎的人，大家都会很气愤；无论父母多么疼爱孩子，如果孩子撒谎了，父母也会非常生气；父母尚且如此，上帝对这些人的行为该有多愤怒啊。

克拉丽贝尔很喜欢这个故事，可是，一想到那些永远不能踏入美丽之城的可怜人们，她就忍不住地潸然泪下。但她曾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说谎话。事实上，在诱惑出现之前，她从未说过谎话。当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时，其实就已经处在容易堕落的危险境地。因为，如果我们不时刻警惕自己的行为，以防备罪恶的发生，那么我们肯定会

犯错。正是因为克拉丽贝尔从来都不惧怕任何罪恶，所以，她才容易走向犯错的道路。

百合花

课堂上，孩子们正在做算术题。只有少数几个孩子知道解法，他们算出答案，并对答案加以验证。有些孩子算错了，其他的孩子直接卡住了，根本一道题也解答不出来。其中，有三两个淘气的孩子，他们根本没有做题，而是在自己的题板上画画、写自己的名字。克拉丽贝尔努力做着算术题，但她不记得9乘7是多少了，可是她并没有从乘法表开头的“一二得二，二二得四”开始背起来，而是越来越懒散，最后直接放弃做题，画起画来，但没画几笔，她也觉得无趣，也不画了。

她抬头看着窗户，想着应该再画点什么。她看到窗格玻璃的底部布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这些花画在玻璃上，是为了防止学生们盯着窗外的行人，不能专心听课才画的。克拉丽贝尔盯着其中的一朵百合，开始画了起来。

谎言

邪恶的精灵斯科瑞看到她正抬头看着窗格玻璃，于是心里便产生了邪恶的念头，并开始实施自己的坏主意。

为了帮助克拉丽贝尔做成她上课期间不应该做的事情，斯科瑞便化身成一朵百合花，浮现在克拉丽贝尔的题板上，但是非常模糊，这样，克拉丽贝尔只能沿着它的轮廓描摹，很快一朵百合就画好了。画

百合并不是一件错事，如果克拉丽贝尔在恰当的时间画好一朵百合，她也许还会得到老师的表扬。但是，同样的事情，如果在错误的时间、不恰当地去做，那么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克拉丽贝尔在做题的时候画百合，这种行为就是错误的。

不久，老师开始提问。当克拉丽贝尔拿起题板时，她就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并感到抱歉。但是她感到抱歉只是因为她害怕受到老师的惩罚。当老师问她算出的答案时，她低下了头，说她不会做。

“你尽力了吗？”老师问道。

“是的，”她回答说，好像她曾经的确尽力过。

“你是不是偷懒了？”老师问道，“除了做算术题，你是不是也做过别的事情？”克拉丽贝尔觉得，如果她说了实话，那么她会因为自己偷懒而陷入麻烦。此时，关于碧玉石做成的美丽之城的一切传说和那些被赶出美丽之城的人们，她已经全部抛在脑后，她撒谎说，除了做算术题她什么也没有做。老师相信了她的话——因为她一直以来都很诚实——并安慰她：“亲爱的孩子，我猜，你一定是被难倒了，我来帮你吧。”于是，老师便耐心地教她如何解答这些算术题。

良心

当克拉丽贝尔回到自己的座位，她低着头，因为她意识到自己说谎了，虽然，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永远不要发现她的谎言，但她依然很内疚，好像她已经被逐出了阳光灿烂的美丽之城。接下来，如果克拉丽贝尔冲到老师面前，承认：“我错了，但我会继续做一个好孩子。”这样，老师也会原谅她，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她并没有这么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向老师承认错误的勇气也越来越少了。

不久，学校就放学了，克拉丽贝尔难过地回家了。她没有心思去玩耍，因为她说了谎话，她的心情很沉重。

一直挨到晚上睡觉，克拉丽贝尔疲惫地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她哭得非常伤心，因为她都不能祈祷上帝原谅她所犯的错误。对于说谎这件事，她感到非常愧疚，她觉得非常辛苦，因为她心中的愧疚不足以让她鼓起勇气承认错误，但是不承认错误，就再也不能真正快乐。她的良心在问自己——

“明天你会坦白自己的错误吗？”但是，克拉丽贝尔觉得没有坦白错误的必要了，因为错已经犯了，而且也没有对别人造成伤害。但是一直以来，她都知道自己做错了。如果老师知道了这件事，她会说——

“亲爱的孩子们，事实永远都是这样的：你所犯的错误不会抹去，除非你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如果既没有愧疚，也不承认自己所犯的过错，那么你的内心将永远无法从罪恶中得到净化。

最后，克拉丽贝尔哭泣着进入了梦乡。

当她睡着的时候，有个小天使悄悄地溜进她的房间，拂过她的眼睑，这样，即使是在睡梦中，克拉丽贝尔也能够看到美丽的阳光，她也想起了美丽之城，如同一块碧玉石，水晶般晶莹剔透，还有城市的刻有名字的十二扇门。梦里，克拉丽贝尔看到，手里拿着那个金黄色芦苇的天使，正在守卫着美丽之城。克拉丽贝尔是如此开心，以至于都忘记了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小天使看透了她的心思，他慢慢地变小，直到自己的光芒全部消失不见；克拉丽贝尔看到，睡梦中的一切都在慢慢变暗，她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美丽之城的门外了。手持金色芦苇的天使，他站在美丽之城的防卫墙上，用一种极其恐怖的声音说道：“克拉丽贝尔，站到外面去，你已经不是美丽之城的人了，你说过谎话，也爱说谎话。”

“哦，不是的，“克拉丽贝尔委屈地说道，”我不喜欢说谎话。”

“那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所犯的错误？”

克拉丽贝尔沉默不语，但是她的内心却很强硬，她并不打算承认自己的错误。天使举起手中的金色芦苇，瞧！它开出了一朵美丽的百合花。接着，天使说道——

“百合花只为美丽之城里那些纯洁善良的人盛开，你必须和那些说谎话的人一起，远离美丽之城。

悔改

看到面前高高耸立的碧玉石的城墙，克拉丽贝尔意识到，对她而言，这些城墙将成为永久的障碍，她注定永远远离美丽之城。在深深地绝望和恐惧中，克拉丽贝尔终于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是多么的严重，她急切地希望坦白自己的错误。

因为斯科瑞也可以读懂克拉丽贝尔的心思，当他看到克拉丽贝尔正在为自己犯的错深深地忏悔时，内心阴暗的斯科瑞试图抹掉克拉丽贝尔做的这个关于美丽之城的梦。

但是，小天使走进克拉丽贝尔的心里，并将她的内心点亮，悔恨的种子慢慢发芽、长大，开出美丽的花。

第二天，克拉丽贝尔早早醒来，起床直奔学校，她向老师坦白了自己的错误，内心又一次感受到久违的快乐。

在克拉丽贝尔的一生中，她都深爱着百合花。因为一看到百合花，她就会想起自己曾经说过的谎话和内心的愧疚与自责，以及，美

丽之城里的百合花只为居住在美丽之城的心地纯净的人盛开。

国王的城堡

当得知自己深爱的妻子正卧床不起、命悬一线时，可怜的诗人异常焦虑不安。

过去的几个周里，诗人一直独自一人。他的妻子已经赶回远方的老家，看望即将离世的祖父。

在妻子离开的日子里，有那么几天，诗人心中总是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对此，他也有些疑惑不解。凭借诗人特有的感知力，他只觉得妻子生病了。他焦急地等候妻子的音讯。虽然，他也料想到，可能会是坏消息。但当噩耗真的传来时，仍然犹如晴天霹雳，让他几近崩溃。

最初的爱

悲伤、焦虑的诗人独自来到花园里——这个花园是他多年以来，为爱妻精心打造的。

鲜艳的花丛之中，一座古老的白色雕像静静地矗立着，与紫衫篱笆形成鲜明对比。诗人躺在许久没有修剪的草坪上，埋头痛哭。

他回想起曾经的点点滴滴——他如何赢得妻子的芳心，他们如何彼此相爱；对于他而言——妻子正身处远方、生命垂危，而他却不能陪在她身边、安慰她、分担她的痛苦——这是一件多么悲伤和残忍的事情。

在家的温暖下，早已遗忘了的许多思绪，在他脑海中涌现，诉说着过往那些疲惫的岁月；那是一段充满了忧伤和孤独的岁月——

年轻时，他们偶然相遇，却一见钟情；可是，他，一个贫穷的酸诗人，而她，一个高贵的大小姐，现实硬生生将他们拆散。于是，他奋发图强，在功名利禄的崎岖道路上苦苦挣扎。

在过往的疲惫岁月里，他长年累月地拼搏奋斗，只为在历史的长河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这样，他就可以来到她的身边，对她说，“我爱你”；对她那些傲慢的亲戚说，“我有身份有地位，我配得上她”。

每每梦想着那个可能到来的幸福时刻，他都保持沉默，就像他从来都不诉说自己的爱；他从未与她见面、从未听过她的声音、甚至从未打听过她的住址；因为，他怕自己发现她早已嫁做人妇，怕自己知道这个事实后，失去活着的意义，从此一蹶不振，就再也没有力气去奋斗、去实现人生目标。

最终，就像所有目标明确、勤恳工作的人一样，他的努力付出和耐心等待得到了时间的回报——

他的大名开始被世人知晓，他的奋斗历程成为世人学习的榜样，激励着那些朝着目标奋斗的脆弱疲惫的心；他的言语净化了听众的思想，他扫除了卑微出身造成的障碍，培养出至尊至简的高贵品德——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紧接着，成功随名声而至。

最后，他那颗因怀着对爱情怀疑而胆怯的心，终于升起了这个念头：我已经功成名就，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牵起心爱之人的手了。

于是，他衣锦还乡，找到了依然单身的她。

爱情的胜利

当他鼓起勇气表白他的爱时，她轻声说道，她也同样深爱着他；这些年，她一直苦苦等着他，因为她知道，他一定会回来找她。

她做了他的新娘，和他一起回到那个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苦苦为她准备的家中。在那里，他们幸福快乐地生活，大胆地畅想未来无忧无虑、快乐美满的日子。

他想起当年，即使那时由于多年无休止的辛苦工作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他的身体已经有些虚弱，但他依然可以期盼幸福时光的到来。

但是，唉！人是为了希望而活着的，可是谁能预料到明天会发生什么呢？不久之前，他的妻子，为尽孝道而离开他；那时，她还是充满活力、非常健康。然而此时，她却卧床不起，而他却不能在她身边照顾。

他生命里的阳光好像突然全部离他而去。所有漫长岁月里的等待和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让他们走到一起，过上了爱意浓浓的幸福生活。可是，现在看来，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逝去的梦，所有的一切只是徒劳——所有的一切、一切，只是徒劳。

此时，妻子命悬一线，乌云似乎正笼罩在他们头上，试图将他们拽入死亡的深渊。

可怜的诗人叩问苍天：“为什么？如果死亡之国国王那黑暗的羽翼注定要带走她，留我一个人在这世界孤独地伤心流泪，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彼此相爱？为什么还要给我们祥和、喜悦和幸福？”

就这样，诗人时而低声呻吟，时而胡言乱语，时而痛哭流涕；他独自一人，忍受着这痛苦的时光。

噩耗

诗人躺在花园里，脸埋在深深的草丛之中。这时，有人来到他的身边，哭泣着告诉他——他的妻子有消息了，但却是噩耗。

当他们说着这个消息的时候，诗人无精打采地抬起头，愣愣地盯着他们。从他那双大而空洞、暗淡无光、充满脆弱的眼神中，人们看出，此时的他，几乎疯掉了。诗人冲着他们露出一个悲哀的微笑，好像不太理解他们的话。人们尽可能温和、婉转地告诉他，他挚爱的妻子已经离世了。

诗人的决心

他们说道——

“她已走进幽灵之谷，”但是诗人似乎并不理解此话的意思。

他们又低声说道——

“她听到了上天的召唤，”但诗人依旧不理解其中的意思。

于是，人们悲伤地对他说道：

“她现在住在死神的城堡里。”

诗人急切地望着他们，好像在问：

“什么城堡？什么死神？”

人们低下头，转过身偷偷啜泣，轻声答道——

“死神的城堡。”

诗人没有说话，于是，人们转回布满泪水的脸庞，看着他。此时，人们发现，诗人已经起身，站在那里，脸上一副执着的神情。诗人甜蜜地说：“我要去她住的地方找她，我也可以住在那里”。

人们劝阻道：

“你不能去，她已经走出了夕阳之城，去了死亡之国。”

诗人认真、诚恳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的决心：“她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将追随她的步伐穿越幽灵之谷，我将同她一样去聆听上天的召唤，我会在死神城堡的大厅里，找到我深爱的妻子。哪怕是在令人恐惧的死神面前，我也会紧紧抱住她。”

追寻

听到诗人的这些话，人们又一次低头哽咽，叹息：

“唉！唉！”

诗人转身，穿过人群，向前而去。众人紧随其后，但诗人示意不要挽留了。于是，诗人怀着悲痛，独自前行。当他走出人群，诗人转身向众人挥手告别。

他挥了一会儿手，站在原地慢慢的转起圈来。

突然，他停住，手臂指向远方。沿着他手指的方向，人们看见，在夕阳之国的关口之外，是一片茫茫无尽的荒地。沼泽之中升起一团迷雾，高悬在这片荒芜之地的中央，像是笼罩在远处地平线上的一片阴霾。当诗人指向远方时，人们从他可怜、悲伤的眼神中，从他因痛失爱妻、几近发狂的神情中，看到一丝快乐的曙光——非常、非常的微弱——好像他在远处看到了关于亡妻的某些迹象或是希望。

烈日炎炎没能阻挡诗人的脚步，他心怀悲伤，匆匆赶路。

应该停下来休息一下了，但是诗人依然不停地赶路。他从不停下来乘凉，更不会停下来休息；他的嘴唇甚至已经因极度干渴而开裂，他都舍不得花哪怕一秒钟的时间捧一把清澈的泉水来滋润自己。

喷泉旁边阴凉处，坐着许多疲乏的旅人。他们一边休息，一边无精打采地抬起头来，盯着眼前这位匆匆赶路的诗人。可是诗人却根本没注意到他们，他目标坚定，继续不停地赶路。仿佛遥远的沼泽中透出的那一点点希望之光，正在敦促他前行。

夕阳之国关口处

于是，无论是炎炎烈日，还是寂静的夜晚，诗人都马不停蹄地赶路。破晓时分，即将升起的太阳，给东方的天空带来一抹苍白的光亮。诗人拖着疲惫的身体慢慢地向关口处走去，越来越近。透过清晨寒冷的阳光，地平线隐隐约约地显现出来。

天使们一直在关口处把守着。哦，好奇怪！人类的眼睛本不能看到天使，但是，诗人却看到了守卫的天使。

当诗人慢慢走近时，天使们都用同情的眼神看着他，他们伸展开巨大的羽翼，像是要保护他。柔弱的诗人开口说话了，悲凉地话语从他那苍白的双唇间吐露出来，他问：

“守卫夕阳之国的天使们，你们见过我深爱的妻子路过这里么？她听到了上天的召唤，要经过幽灵之谷、最后达到死神城堡里。”

天使们点点头，表示见过她；他们转过头望向关口之外那片荒芜之地，潮湿的迷雾正从死气沉沉的沼泽中缓缓升起。天使们都很清楚，悲戚而孤独的诗人正在寻找他深爱的妻子。

死亡之园

所以，天使们既不阻止他寻找，也不劝说他留下。看到他如此深爱他的妻子，天使们非常怜悯他，于是他们让出路来，让诗人走出关口。

就这样，诗人朝着荒芜之地走去，去找寻死神城堡里、他所深爱的妻子。

有一段时间，他经过一些美丽的花园，要比夕阳之国的花园美上千倍。所有的花花草草，像是盗取了幸福群岛上的香气，甜美芬芳，香气逼人。

死神非常地精明，他统治着邪恶之国，并命人将关口之外的道路布置成缤纷多彩、美丽迷人的样子。这样，有些本来正走在通往天堂之路上的人，看到四周如此美丽的景色，忍不住诱惑，便忘记了荒野里的阴暗、残酷和罪恶，沉浸在美景带来的喜悦之中，离开天堂之路，踏上前往死亡之国的路。

但是，随着诗人继续前行，路边的美景开始逐渐消失。

这些美丽的花园看起来像是疏于打理，野草大量涌现，疯狂繁殖，严重阻碍了花儿的生长。

脚下的路，先前是枝叶繁茂、绿树成荫的清凉小路，是踩上去犹如天鹅绒般柔软的青翠草地，现在却慢慢地变成崎岖的石子路；路上日光暴晒，没有一丝阴凉；花儿也开始失去芬芳，变得又矮又小，好像发育不良一样。

四周都是散发恶臭的高大毒芹，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

巨大的蘑菇生长在黑暗的坑洞里，坑洞里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水坑。巨树长满骷髅一般的树枝，兀自突立着，光秃秃没有一片叶子；行走在这些巨树下，一旦停住脚步，就意味着走上死亡。

巨大的岩石横在路上，行人只能从悬崖峭壁边那狭窄、曲折的小路上绕道而行，随时都有跌落悬崖、葬身其中的危险。

夜幕降临

夜幕开始降临，灰蒙蒙的迷雾从远处的沼泽中升起，呈现出诡异模糊的形状；远处的群山里，野兽在洞穴里开始咆哮；伴随着夜幕的降临，各种毛骨悚然的声音随之而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恐怖的气氛。

但是，可怜的诗人丝毫没有留意到这些，仍在一刻不停地赶路——对眼前的恐怖景象完全置之不理。他急切地要去死神的城堡寻找他的爱妻，以至于连本能的恐惧都消失了——他不惧怕黑暗、甚至不惧怕死亡——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恐惧。因此，在整个漫长的黑夜

里，诗人都在不停地赶路。他爬上陡峭的峡谷，他毫发无损地从巨石底下穿过。野兽们聚集到他的周围、疯狂地咆哮着——透过黑暗的夜色，野兽眼中发出的红光，犹如夜空中燃烧的星星。

旅途上的恐怖

巨蟒在高高的岩石上爬来爬去，有时候悬在岩石上，准备随时捕食猎物；毒蛇从山崖的裂缝中、从布满石头的崎岖小路上的缝隙中缓缓滑行而出，抬着头，准备随时攻击路人。

虽然，虫蛇毒蝎、恶兽猛禽都嗅到了诗人的到来，但是，它们都克制着，不去攻击他；因为它们知道，这个孤独的行人正在赶往死神的城堡。

诗人一直往前走，从未有过一秒钟的停歇。在寻找妻子的道路上，他勇往直前。

破晓时分，太阳终于升起，但却呈现出悲惨的光景。孤单、可怜的诗人仍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辛苦地赶路。他一直走啊走啊，忘记了寒冷、饥饿和伤痛。

他光着脚赶路，在布满石头的山路上留下了一排带血的脚印。野兽们早已将诗人视为志在必得的猎物，在诗人前后左右那长满锋利岩石的山脊上，它们远远地跟随着诗人的步伐，伺机动手。但是，碍于他正在寻找死神的城堡，所以，它们才克制住，没有伤害他。天空中盘旋着令人厌恶的食尸鸟，它们总是喜欢紧跟着那些奄奄一息的垂死者和不知所措的迷路人。秃鹫早已饥饿难耐，伸着它那光秃秃的脖子，张着它那锋利的大嘴，用急切的眼神盯着诗人，不停地在空中盘旋。秃鹰会一直追随行人的脚步，它那巨大的翅膀，在沉闷的空气中

慵懒地拍打着。秃鹰是一种有耐性的动物，它们会一直等到猎物奄奄一息、倒地而亡的那一刻。

毒蛇

潜伏在黑山峡谷洞穴深处的大蛇，悄无声息地快速爬出来。巨蟒也凑了过来，它那巨大的身体密密麻麻地盘绕在一起，探着扁平的小脑袋，狡猾地盯着前方。蟒蛇带着它全部的族人也都赶来了，它们会施展大气力抓住猎物，然后紧紧盘住猎物，最后将其整个压碎。擅长用毒液捕杀猎物的毒蛇也出现了，其中就有帽蛇。那些最恐怖、最可怕的毒蛇——迷人蛇也赶来了——迷人蛇的双眼有诡异的魔力，它总是优雅地款款而来，用双眸迷惑猎物。

狡猾的眼镜蛇静静地趴在那里，等待时机。它们潜伏在草丛里、树叶间、或是枯枝上，或是泥泞的水塘中，并变成与周围环境相似的颜色，这样，便可以在猎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偷袭它们。

大毒蛇敏捷的身子悬挂在岩石或树枝上。它们紧紧地贴住岩石或树枝，闪电般地将鞭子一样的身体甩向远处的猎物，进行偷袭。

就这样，所有毒蛇猛兽都赶到诗人身旁，打算攻击他。但是，当它们得知他的目的地它们死神的可怕城堡时，并且，看到他一路上无所畏惧地赶路，猛兽们都忍住，不敢轻举妄动。

令人望而生畏的巨蟒和蟒蛇，将巨大的身躯高高地盘绕在一起，像塔楼一样。此刻，它们无精打采、一动不动，犹如石头一般。帽蛇也收起它那带有毒液的尖牙。迷人蛇发现自己施展魅力的才能竟然不起作用了，于是它暴怒无比，那原本温柔、深沉、热切的双眸，因而

变得火红可怕。原本已经高悬在岩石和树枝上准备好了进行致命攻击的毒蛇，这时也不得不中止袭击，像根面条一样软弱无力地垂下来。

金色的真理之门

还是有许多毒蛇野兽尾随着诗人向荒芜之地走去，期待有机会将他吞入腹中。在荒凉的不毛之地，还有许多其他的危险正在等着可怜的诗人。越往前走，山路就越陡峭、越黑暗。周围出现了寒气逼人的血色迷雾。

在这条位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中的小路上，处处充满了诡异和恐怖。

曼德拉草——一种半人、半植物的奇怪物种——一边竭斯底里地冲诗人尖叫哭喊，一边张牙舞爪地挥舞着它们那如死人手臂一般的枝条——但都丝毫不能吓倒诗人。巨大的荆棘从路中间冒出来，刺穿诗人原本就已经疲惫不堪的双脚，撕扯他脚上的血肉。诗人感觉到了疼痛，但却丝毫不在意。

在这漫长、可怕的旅途中，他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尽快找到妻子。诗人觉得，孩子们或许会从前往死神城堡的旅途中，学到很多。旅途的开始时，风景是如此的美丽，到处都是芳香四溢的花园和绿树成荫的清凉。诗人在心中跟孩子这样说道。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像音乐一样；他唱的是金色之门——天使们称之为“真理”。

“不要穿过夕阳之国的关口！

在天使守卫的地方就要停下脚步。

小心！即使大门宽敞，也不要继续前进，

安心地在这里休息吧！

即便有芳香四溢的花园和林荫小路的诱惑，

远方却是犹如黑夜般、最黑暗的峡谷。

休息！安心地休息。——在没有被玷污之前赶紧停下来，

不要寻找荒芜之地的恐怖。”

荒原深处

就这样，跨过了所有的障碍，诗人用他那双血肉模糊的脚一直不停地赶路。这个可怜的、发疯的诗人，只想在死神的城堡里找到他深爱的妻子。

随着诗人不断前行，他身后的野兽似乎在慢慢地减少。胡狼和胆小的野兽偷偷地溜走了。狮子、老虎、野熊、狼等凶残猛兽，一直跟随着诗人，即使其他的猛兽放弃了，它们也不曾放弃；然而现在，它们也开始犹豫了。

它们一会儿低声咆哮，一会儿仰头狂吼。嘴巴旁边的鬃毛，随着它们的愤怒狂吼而颤抖。它们压抑住内心的狂暴，恼怒地咬牙切齿。它们每往前走几步，便会停下来咆哮一阵子。就这样，猛兽们渐渐失去了耐心，一个个地离诗人而去，最后，留下可怜的诗人，独自一人继续前行。

秃鹫在空中盘旋尖叫，像其他野兽一样，有些停顿和犹豫。最后，它们也停下来，不再继续追随诗人的脚步。

蛇是尾随诗人时间最长的动物。它们不停地蠕动着身体，鬼鬼祟祟地爬行着，艰难地追随着诗人的脚步。从坚硬岩石上诗人带血的脚

印中，他们找到了乐趣和希望，锲而不舍地尾随着诗人的脚步。

峡谷的入口

最后，诗人到达了峡谷的入口处——这儿的环境是如此的恶劣恐怖，甚至阻挡了毒蛇的前进。阵阵毒风从阴暗的峡谷深处涌出，横扫大地，所到之处一片荒凉，连猛兽藏身的洞穴也未能幸免于难；荒芜的峡谷中处处隐藏着险要的崖隙，崖隙里寸草不生。嗖嗖爬行的狡猾毒蛇也打了退堂鼓，它们邪恶地笑着，退回那污秽的老巢。

沿途的绿树嫩草逐渐稀少，趋于绝迹，连顽强的野草也越来越干枯萎缩；远处，竟连野草也无影无踪，只有硬邦邦的石头悲凉地矗立着，了无生气。各种毒草恐怖阴郁、模样诡异，它们原本个个饱含剧毒，在死后也能毒害路人；但此地的环境是如此之恶劣，连这极厉害的毒性也被折磨没了。这儿的邪气让它们生长受阻，矮小粗短，它们紧紧地簇拥在一起，犹如毫无生机的岩石一般。在这片浸满邪恶的土地上，连最毒的植物——血封喉树也不能生长。

接着，诗人到达幽灵之谷的入口，这里一切坚硬的物质都失去了硬度。潮湿、冰冷的迷雾吹过，它们便消散在迷雾之中。

当发狂的诗人穿行而过时，他根本感受不到流血的脚底下的岩石。他脚下踩的、身边围绕的都是幽灵，就这样，他穿过幽灵之谷，继续前行，寻找死神城堡中他深爱的妻子。

幽灵之谷

幽灵之谷似乎没有尽头。迷雾翻涌，四散弥漫，连峡谷两边高耸的山峰都看不到。

然而，它们就屹立在此——峡谷的一侧是绝望之峰，另一侧则是恐惧之脊。

直到现在，在诗人混沌困惑的脑袋中，依然对周围所有的危险、恐惧和痛苦没有丝毫概念——或许他只能从危险、恐惧和痛苦中吸取一点经验教训了。但此刻，诗人在幽灵之谷笼罩的水汽中迷路了。他无奈地想起了路途的恐怖与艰辛。他的四周，到处都是可怕的幽灵。时不时地，它们会悄无声息地从迷雾中突然出现，在诗人能够猜透它们的可怕用意之前，又突然消失不见。

于是，一个可怕的念头，从诗人的灵魂深处一闪而过——

他的妻子可能从这里经过吗？她也遭受了他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吗？她也必须要经受周围这一切恐怖事物的惊吓吗？

一想到他深爱的妻子遭受了如此大的痛苦和恐惧，诗人忍不住地失声痛哭，哭声划破这沉重的孤寂——刺穿峡谷中的迷雾，在绝望之峰和恐惧之脊的洞穴中，久久回荡。

宇宙之音

诗人的灵魂深处极度痛苦，他疯狂的哭喊声响彻峡谷，惊醒了居住在峡谷中的幽灵，幽灵们好像从死亡中又重新活过来。它们飞快地飘过，突然消失不见；不一会儿，又蹭地冒出来——幽灵之谷破天荒地聚满了活跃的幽灵。

哦！那一刻，不堪愁苦的可怜诗人，他的灵魂深处充满了极大的痛苦。

当这一阵最初的痛苦过后，他很快就平静下来。因为他意识到——死人根本感受不到他沿途所经历的恐怖；而对于匆忙的赶路者而言，去往死神城堡的旅途中感到如此恐怖的原因就是孤独。想到这一点，他感到无比的欣慰，诗人突然觉得，即使这里——黑暗的幽灵之谷——也是如此的祥和、宁静，轻柔的音乐回响在荒凉的阴暗之中，仿佛上天的召唤一般。突然，可怜的诗人记起人们曾经对他说过的话——他的妻子会穿越幽灵之谷，聆听上天的召唤，住在死神的城堡里。所以，诗人觉得，此刻他已身处幽灵之谷，听到了上天的召唤，很快，他便会见到居住在死神城堡里的妻子。就这样，诗人满怀希望，继续赶路。

但是，诗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希望却是一个新的痛苦的开始。

幽灵的警告

到目前为止，诗人一直都在盲目地前行。在追寻妻子的漫长旅途中，他一刻不停地赶路，却根本没有考虑他将要去哪里，或是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此时，沿途的黑暗和危险让诗人感到恐惧和担忧，因为他担心，这可能会阻止他继续前行。这样的想法，实际上会让旅途显得更加漫长。因为当人满怀希望的时候，时间就显得格外缓慢，每过一分钟就像过了一个世纪。诗人急切地期盼旅途快点结束——他以为当穿出幽灵之谷时，便会看到死神城堡的塔楼高高的耸立在眼前。

但是，他并没有看见城堡。诗人似乎已经开始绝望了，随着绝望情绪的蔓延，峡谷中回荡起的召唤之音也越来越响亮。

可怜的诗人，发疯一样地匆忙赶路。若隐若现的幽灵聚集在一起，像是一团迷雾。当诗人经过时，它们便会退缩到两边。它们朝着诗人张牙舞爪——它们的手指可怕、冰冷、细长又暗淡，像是在警告他。在这死寂般沉默的时刻，它们好像在说："快回去！快回去！"

但是此时，上天的召唤之音越来越响亮。诗人极度兴奋，他发了疯似得在黑暗的峡谷中越走越快，幽灵们都躲闪到一边，为他让路。它们好似哀嚎着警告道：

"快回去！快回去！"

但是，诗人似乎没有听见幽灵的警告，耳朵里只听见那越来越亢奋的音乐声。

他匆匆赶路，脚步越来越快；直到最后，他疲惫不堪、透支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一头栽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鲜血直流，孤零零地躺在那里。

忧伤

过了许久——到底有多久，连诗人自己也不清楚——他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好一会儿，他甚至都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他零散的知觉根本无法帮到他。

四周黑暗阴沉，冰冷刺骨，不禁让人悲从中来。异常恐怖的孤独感紧紧地包围着他，那是一种做梦都想不到的可怕感觉。连空气也凝固了，没有一丝微风吹过。天空中的乌云，一动不动，僵在那里。陆地上、水里和空中，死气沉沉，没有一丁点儿声响、没有一丝动静。

叶子不再发出沙沙的响声，树枝也不再晃动——到处都是一片死寂。连绵不绝的群山阴气沉沉，环绕着峡谷，没有一丝生命的痕迹。

众多幽灵聚集起来，形成大片迷雾，茫茫漫漫，飘荡而过——然而，比起荒原真正令人恐怖的一面，这根本不算什么。在痛彻心扉的无边孤独中，诗人双目紧盯着四周，死气沉沉、阴郁而压抑，他渴望狂风暴雨的涤荡、甚至是山崩地裂的怒吼，只求打破这令人绝望的恐怖。

诗人意识到他已经穿过了幽灵之谷；虽然惊魂未定、几近崩溃，但是他已经听到了上天的召唤。他现在才发现，在荒凉的死神的地盘里寸步难行。

他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感到一丝害怕，唯恐看到死神的城堡——他不想他那深爱的妻子住在这恐怖地令人绝望的地方。他痛苦地发出一声悲叹，此时，他恐惧的内心出现了一个声音：

“不可能！不在这里！哦，不在这里！她不在这可怕的荒僻之地。”

雷声滚滚

四周一片寂静，远处的群山传来回音：

“不可能！不在这里！哦，不在这里！”回音在岩石之间来回反射，充斥在整个空旷的荒野中。

突然，回音中断了。

苍白的天空中，一声震耳欲聋可怕的巨雷破天而出，沿着远处的天边翻滚而来，在遥远苍白无尽的环形地平线之上来来回回隆隆作响——一会儿迅速膨胀——一会儿又消失不见。它响彻天际，一会儿用一种不祥的声音，好似威胁般地低声咆哮；转眼又用一种可怕的命令语气，发出轰隆的巨响。

在巨雷的咆哮中，仿佛传来一个声音：

“继续前进。”

诗人跪在地上，喜极而泣，对雷声的出现表示热烈欢迎。它像一股神奇的力量将原野上的孤寂一扫而空。这让诗人明白，在幽灵之谷内外，都充满着上天命令的强有力的声音。

于是，诗人起身，怀揣新的希望，继续向荒野深处走去。

当他踏上前进的旅途时，滚滚雷声渐渐消逝，周围又陷入一片死寂。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但是诗人一刻都不曾停下他疲惫的双脚。诗人不停、不停地前进着，那响彻在孤寂的峡谷之中的滚滚雷声，仍回荡在耳边，成为他前进的唯一动力，像是在说：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不毛之地

此时，诗人脚下的路上坚硬的岩石越来越少；悬崖峭壁越来越低缓，逐渐变为平地；沼泽地的软泥一直延伸到山脚下。

最后，连险峻的山峰山谷也都不见了踪影，除了晃动的沼泽和烂泥，周围什么也没有。在这片无路可寻、看不到尽头的不毛之地上，诗人拖着疲惫的双脚，踉踉跄跄地摸索着艰难前行。

他的灵魂逐渐陷入了绝望的黑暗深渊。之前在山谷中赶路时，一想到或许某个时刻，在路的某个拐角处可能就是旅途的终点，诗人的心中会产生一丝希望：他想象着在阴沉的峡谷中行走时，忽然间死神城堡的入口就出现了——或者隐约遥遥相望，或者就在眼前。但是，此刻，望着周围这片一览无遗、荒凉孤寂的沼泽，诗人意识到，这儿什么也没有，城堡根本不可能存在。

诗人呆呆地立在那里，慢慢地转过身，用渴望地眼神环顾四周。唉！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有悲凉的大地和呆板的天空在远处相交，形成一条黑色的地平线。所有的一切，压缩成一片寂静阴郁的黑暗。

他继续踉踉跄跄地走着，呼吸越来越急促，越来越吃力。

跌倒后再也没能站起来

诗人体力严重透支，他那疲惫不堪的四肢，艰难地支撑着沉重的身体，微微地颤抖。他的力气急剧下降，生命力也在迅速衰减。

诗人不停地、不停地匆忙赶路，因为在他可怜、发狂的脑袋里，只有一个不顾一切、固执的念头——那就是他会在死神的城堡里，找到他的爱人。

诗人失足摔倒了，可是并没有东西绊倒他，他身体太虚弱，才使得他摔倒。

很快，诗人便爬起来，迈着飞快的脚步继续前进。他害怕，如果自己再次跌倒，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他再次跌倒，又再一次地爬起来，怀着渺茫的希望，不顾一切地继续赶路。

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诗人不停地赶路，踉踉跄跄跌倒，但是他总能爬起来，继续赶路，从未停下。他一直追随着这样一个信念——他的妻子就居住在死神的城堡里，他一定要找到她。

最后，他的身体变得如此脆弱，当他再次跌倒时，再也没能站起来。

他趴在地上，身体越来越虚弱无力。在他急切的双眸里，开始浮现出死亡的画面。

即便如此，诗人感到了些许的安慰，因为他知道路途已经结束，不久之后，他就会在死神城堡的大厅里见到他的妻子。

对着空旷的原野，诗人吐露出自己的想法。他的声音是如此地微弱，就像暴风雨到来之前，风儿掠过深秋的芦苇丛所发出的沙沙声。

“不久之后，我就会在死神城堡里见到她了，我们将不再分开。

为了见到自己的妻子，就算穿越幽灵之谷，满怀痛苦的希望聆听上天的召唤之音，也是值得的。虽然城堡很遥远，但是，为了追赶死神的脚步，也要奋力前进。因为，对死去的灵魂而言，再远的距离，也只是一步之遥。我此刻并不害怕见到死神的城堡，因为在那里，我可以很快见到我的妻子——我们再也不会分开。”

在说话的时候，诗人就感觉到，一切就要结束了。

可怕的城堡

诗人面前的沼泽地上，一股笔直的迷雾悄无声息地慢慢升起、散开。迷雾不停地爬升——越来越高——越来越阴暗、越来越幽深，遮住了四周大片的荒野。好像暗黑幽灵藏在里面，随着雾气的弥漫，它越来越强大。

在奄奄一息的诗人眼里，眼前散开的迷雾，就像是一座若隐若现的城堡。矗立的角楼和皱皱巴巴的城堡出现在眼前。城堡大门凹凹凸凸，呈现骷髅状。远处的城垛，高高地耸入寂静的空中。饱受折磨的诗人躺在那里，在昏暗中，模模糊糊地看见了一条宽敞的铺道，通往阴暗的城堡大门。

奄奄一息的诗人，费力地抬起头。灵魂深处涌出一股爱意，产生一丝希望，他那快要永远闭上的双眼因此有了力量，犀利的目光穿透城堡阴沉黑暗的墙壁，穿越阴郁恐惧的大门，看到了城堡里面的情景。

追寻的结局

城堡里宽敞的大厅中端坐着冷酷的死神，令人畏惧。在这里，诗人看到了苦苦寻找的妻子。她站在队列中，和其他人一起，耐心地等待着自己的爱人追随着他们来到死亡之国。

在这无边的荒野中，诗人饱受折磨的身体躺在那儿，但是平静而有耐心，因为他知道，只要再过一小会儿，就能与妻子相会。

遥远的地平线上，透出一束微弱的光芒，黎明即将到来。

天空越来越亮，城堡也越来越清晰；破晓十分，冷冰冰的城堡一览无余地呈现在眼前。

奄奄一息的诗人知道，一切即将结束。诗人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挣扎着站起来，他勇敢地挺起胸膛。他心里明白，在妻子的注视下，他将会这样与残酷的死神面对面。

太阳从远处的地平线冉冉升起，又是新的一天。

一束阳光直直的照射到天上。

当阳光照在城堡的顶端，诗人的灵魂迅速地掠过城堡前的铺道，穿过可怕的城堡入口，当着死亡之神的面，开心地与爱妻的灵魂相见。

顷刻间，整座城堡化为乌有，速度比闪电还要快；初升的太阳平静地照耀着依旧空旷无边的荒野。

太阳所见

在夕阳之国，太阳也升起来，光芒四射，宁静祥和地照耀着一座美丽的花园。这夏日的花园中，草坪已经许久没有修剪，青草长得很高，诗人就躺在其中。然而，他的身体，却比四周的大理石雕塑还要冰凉。

神奇的小婴儿

一条小溪从无边无尽的大海一直蜿蜒到内陆深处，小溪的远处，坐落着一座安宁祥和的小村庄。

村里的百姓过着幸福、富足的生活。他们每天都早早起床，所以，在凉爽、天空泛白的破晓时分，他们总能听到百灵鸟的啼唱。虽然黎明时分人们看不见鸟儿的身影，但是它们的叫声是那么婉转动人，犹如清晨的赞美诗一般，让人终生难忘。日落悄悄来临时，村民们回到家中，愉快地享受夜幕降临后的休息时光。

秋天，收获的季节到了，村民们开始忙着收割庄稼。每到这个时节，他们总是忙到很晚。这时候，善良的太阳公公和月亮婆婆之间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约定，那就是去帮助那些忙于收割劳作的村民。于是，白天，太阳公公会在天上多待一会儿。傍晚时分，月亮婆婆也会早早地从地平面上升起，这样村民们劳作的时候总是会有光亮相伴。

村民们劳作时，月亮总是悬挂在他们头顶上空，圆圆的、又亮又红，村民们亲切地称之为“收获之月”。

兄妹二人——西博德和梅

这座宁静村落有一座庄园，庄园的主人心地善良，经常帮助穷人。每到吃饭时间，他宅第的大门总是敞开，任何人如果饿了，只要他愿意，都可以走进他的宅第，坐在餐桌前享用美食。

庄园主有三个孩子——西博德、梅和一个出生不久、还未起名字的小男婴。西博德已经过了八岁生日，梅还差两个月就六岁了。西博德和梅非常喜欢彼此——就像所有的兄妹一样——并且总是一起玩耍。在梅的眼中，哥哥西博德既高大又强壮，无论哥哥想做什么，梅总会支持他。

神秘之地

西博德很喜欢探索发现新奇的事物。他和妹妹两个人几乎把父亲的所有地盘都探索了个遍。于是，他们发现了一些神秘的地方，除了他俩，没人知道。其中有一些地方非常神奇和令人欣喜。

比如，橡树的树洞。树洞里住着许多松鼠，橡树的树枝就像城镇上的街道一样弯曲盘绕。还有岩石顶上，只有一条穿过高高的常青藤丛的狭窄小路通往那里。岩石顶上的石头是一把大椅子的形状，刚好够兄妹两个人坐。兄妹两人经常带着他们的午餐，在这里一坐就是半天，欣赏丛林远处那波光粼粼的大海。在海天相接处，那白色的地平线尤为美丽。这时候，他们会分享彼此的想法、喜欢做的事情，以及长大后的打算。

垂柳的树荫处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兄妹俩人最喜欢的——那就是大垂柳的树荫下。这是一棵巨大的柳树，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它高高地耸入天空，远远高于其他那些点缀草地的树木。长长的柳条垂下来，柳条是如此的茂密，即使在冬天，柳叶落光了，柳条变得光秃，人们依然很难看到大柳树的树洞。

春天来临，垂柳又披上了绿色的新衣。整棵垂柳，从布满青苔的地面到树顶都披上一团浓烈的翠绿色。即使知道怎么走，一般人也很难走进垂柳里面。

很久以前，一场暴风雨将这里的一些树折断，许多树木也被吹倒。但是折断的树枝，落在空地上，生根发芽，长满了整片空地。所以，在这片空旷之地上长满了细细的嫩枝。

夏天，柳叶繁茂，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尽是大片大片的翠绿色。那些知道这片阴凉空地的人们，会推开周围的嫩枝，来到树荫底下乘凉。

垂柳的树荫下非常美丽。不管树荫外的日光多么猛烈，树荫底下永远都是那么的清凉舒爽。从地面到树顶，一直到树的最顶端，深色的树枝交汇在一起，看起来像一大团黑云。外面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轻柔地照射进来，所有的一切都像裹上了一片精巧的绿色。

西博德和梅觉得，大海一定很眷顾生活在深海之中、喜欢歌唱、并用金梳子梳自己秀美长发的美人鱼。

垂柳旁边的草坪上，花坛锦簇，花儿们争奇斗艳。紫苑花盛开，五光十色，甚是好看。阳光下，它们傲然挺立，眼睛一眨不眨地直视着太阳。美丽的蝴蝶，在紫苑花丛中翩翩起舞，那扇动的翅膀犹如彩虹一般，又似孔雀开屏，又如美丽的落日，又宛如人间极美之物。甜美的木犀草丛中，蜜蜂们飞来飞去，感激地嗡嗡作响。蝴蝶花儿绽放，微风拂过，精致的花朵在纤细的茎秆上微微抖动。郁金香绽放开来，犹如张开的大嘴一样，吸允着阳光和雨露的滋润。它是如此的贪婪，拼命地绽放，就像要努力张大嘴巴一样，以至于整朵花都散落成片片花瓣，郁金香就这样香消玉陨。风信子的花朵犹如风铃一般，在茎秆上的它们紧紧地簇拥在一起——犹如在参加一个盛大的家庭聚

会。硕大的向日葵的花盘弯了下来，犹如太阳的孩子一般，散发出光芒。

这里也生长着高大的罂粟，它们枝叶繁茂、随意伸展，茎秆粗壮多汁，花朵硕大深红，随心所欲地或绽放或凋谢，看起来是那么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西博德和梅都非常喜欢这些罂粟，每天都会去看望它们。长满青苔的草地上，柳树拔地而起。草地花坛里的罂粟体型硕大，西博德和梅手牵手站在花坛边，高大的罂粟是如此高，即使西博德踮起脚，也依然够不到那深红色的罂粟花。

小弟弟的降生

一日早餐过后，西博德和梅带上午餐，他们打算一起外出，在丛林中漫游，来度过这美好的一天，因为此时恰好是假期。由于小婴儿弟弟的诞生，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他的事情忙碌着，而西博德和梅只是匆匆地看了小弟弟一眼，便外出了。

西博德和梅手牵着手，去他们喜欢的地方漫游。他们来到橡树的树洞前，和住在橡树上的松鼠们打招呼，并将小弟弟出生的喜讯告诉它们。接着，他们又来到了岩石顶上，一起坐在石凳上，眺望远方的大海。

顶着烈日，兄妹俩在岩石顶上坐了一会儿，一起谈论着他们之前看到的、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他们讨论着小弟弟是从何而来，计划着也找一个小婴儿，兄妹俩表示会一直寻找，直到找到小婴儿为止。西博德觉得小弟弟一定是来自海的那边，天使们将小弟弟放在欧芹丛中，这样，护士就可以在欧芹丛中发现他，并将他带给可怜的、体弱

多病的母亲，以安慰她。于是，他们在想，如何才能到达海的那一头？他们计划着，将来把西博德的船做得更大，这样他们便可以乘着船到达海的彼岸，为他们自己寻找一个小婴儿。

萱草

没多久，他们便在烈日底下坐累了。于是，他们离开岩石顶，手拉手地到处走走看看，直到来到大垂柳下。放眼望去，平坦的草坪上，花丛中开满了五颜六色花儿，周围的空气中弥漫着花儿绚丽而又芬芳的香气。

兄妹俩人手牵手继续往前走着，一路上，美丽的蝴蝶、勤劳的小蜜蜂、各种鸟儿和美丽的鲜花伴随着他们。

他们发现一只刚刚绽放的花儿探出了花丛，西博德认识这种花儿，于是便兴奋地告诉梅，这就是萱草。梅很害怕靠近它，直到哥哥西博德告诉她，这只是一朵花儿，不会伤害到她的。

兄妹俩一边走着，哥哥西博德一边从花丛中采来一些漂亮的花儿，送给梅。当他们经过萱草旁边时，哥哥西博德帮妹妹采了一朵，但是妹妹不敢拿，于是西博德便帮妹妹拿着。

罂粟花

最后，兄妹俩走到巨大的罂粟花丛旁。罂粟花火红的颜色，看起来是如此地恣意明亮。他们打算采很多罂粟花，并带到垂柳的树荫下，因为他们打算在垂柳下享用午餐，所以，希望尽可能把那儿装扮地美丽可爱一些。

但是，他们打算先回到橡树底下，捡一些像树叶子。因为西博德觉得，他们应该把新出生的小弟弟打扮成宴会的主角，他们要为他编一顶橡树叶的王冠。但是小弟弟此刻并不在这里，所以他们打算将做好的王冠放在他们能够看到的地方。

当他们来到橡树底下时，梅尖叫道，

“哦，快看，西博德，快看，快看！”

西博德看到，所有的松鼠，两两坐在一起，密密麻麻地几乎坐满了所有的树枝，毛茸茸的大尾巴靠在后背上，以前所未有的专心吃着坚果。

当小松鼠们看到西博德和梅时，它们并没有受到惊吓，因为兄妹俩从来都不会伤害它们。小松鼠们发出奇怪的叫声，滑稽地蹦来跳去。西博德和梅看到小松鼠们的这一举动，开怀大笑，但是兄妹俩人并不想打扰它们，所以兄妹俩捡完橡树叶子，便回到了罂粟花丛旁。

“亲爱的西博德，”梅说道，“我们一定要多采些罂粟花，因为亲爱的小弟弟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些花。”

“你怎么知道小弟弟会喜欢这些花呢？”西博德问道。

“因为他应该会喜欢的。你和我都很喜欢罂粟花，他是我们的弟弟，所以他当然也会很喜欢。”梅回答道。

所以，西博德采了许多罂粟花，其中一些花还带着清爽翠绿的叶子，他们每个人都抱了一大束。接着，他们又采了一些其他漂亮的花儿，便回到垂柳下，享用他们的午餐。西博德来到花园里的泉水旁——该泉水起源于花园中，穿过花园，最后流入大海——他用帽子盛了一些泉水，小心翼翼地捧回垂柳树下，不让泉水溢出太多。当西博德回来时，梅帮他掀开枝叶繁茂的柳枝。待西博德进去后，梅轻轻地

将柳枝放下。枝叶茂盛的天然窗帘悬挂在他们四周，此刻，垂柳的树荫底下，只有他们兄妹二人。

于是，他们开始用采来的鲜花装饰他们的“绿叶帐篷”。兄妹俩人将鲜花挂在垂柳枝上，并做了一个环绕树干的花环。垂柳树下的每一个地方，只要能够到，他们都插上了美丽的罂粟花。最后，西博德托起梅，梅将一束萱草高高地插到了柳树树干的缝隙里，插得比其他的花都要高。

最后，两个孩子才坐下来享用午餐。兄妹俩人非常累，也非常饿，他们开心地享用着美食，享受这美好的休息时光。此刻，他们唯一的心愿就是他们刚刚出生的小弟弟也能在这里，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打扮成宴会的主角了。

入睡

午饭过后，兄妹俩都感觉很疲惫，于是，他们躺在垂柳树下，互相拥抱着，脑袋靠在彼此的肩膀上，在轻轻摆动的深红色罂粟花的包围中，安静地睡去。

但是没多久，他俩便醒了。天色看起来并不是很晚，像是清晨的样子。他们既不感觉困了也不感觉累了。相反，俩人想进行一次更长途的探险。

“走，去小溪边，”西博德说道，“找我的小船”。

梅起身，他们掀开枝叶繁茂的柳枝门，走了出去。他们来到小溪边，找到了西博德的小船，船上的白帆已经打开。

“咱们上船吧。”西博德说道。

“为什么？”梅问道。

“因为我们可以进行一次航海旅行。”西博德回答道。

“可是船太小了，容不下我们两个人。”梅说道。其实梅很害怕去航海，但是她又不想直接说出来。

‘我们去尝试一下吧，”西博德说道。西博德握住系船的绳子——绳子将小船牢牢地拴在岸边——努力将小船拉过来。这条绳子看起来太长了，看来西博德要拉好一会儿，才能让船靠岸。最后，他终于把小船拉了过来。随着小船的靠近，他们发现船越来越大，直到船靠岸，他们才发现这只小船刚好能容下他们两个人。

“快过来，咱们一起上船，”西博德说道。

奇怪的是，梅此刻已经不再感觉到害怕。她登上小船，发现船上有罂粟花颜色的丝制坐垫。接着，西博德也上了小船，他松开拴小船的绳子。西博德坐在船尾，操纵着船舵。梅坐在船底的坐垫上，两手扶着两侧船舷。

漂洋过海

白色的风帆在微风中高高扬起，小船慢慢地驶离海岸，船头在海面激起的微小波浪一圈一圈荡向远处，梅听见海浪有节奏地拍打着船舷。

此刻，艳阳高照，阳光明媚。海水如天空般湛蓝，清澈透明，孩子们能看到鱼儿正在海底深处自由地游动。海底生长着许多植物，它们的枝叶不停地摆动，就像陆地上的树被风吹过的一样。

小船径直地驶离海边，不一会儿，高高耸立的垂柳就消失在兄妹俩的视野中了。可是没多久，小船好像又靠近岸边了，小船继续前行，他们离岸边越来越近，岸边上的一切都看得那么清晰明了。

岸边

岸边物种新奇多样，每一刻都会有新奇漂亮的事物出现——

突然，一块突出的岩石映入他们的眼帘，岩石上面爬满了藤蔓植物，它们的花儿几乎快要触碰到海面了。

紧接着，眼前出现一片海滩，海滩上的白色沙子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海浪不停地拍打着沙滩，并发出愉悦的声音，好像在玩跳舞毯一样。

随后，他们又看到，枝叶繁茂的树木悬在水面上。太阳光透过茂密枝叶的缝隙，照射到林间空地上，在远处洒落下许多明亮的斑点。

海边的斜堤上长满了如绿宝石般青翠嫩绿的小草，斜堤入海处，生长着流星花和金凤花，它们几乎要俯身去亲吻迎面而来的小浪花。

接下来，大片的紫丁香树映入眼前。粉白色的花束，散发出甜美的香气，香味悠远。大片的金链花从弯曲的树枝上一涌而下，犹如无尽的金色瀑布一般。

高大的棕榈树，树叶硕大，树底成荫，非常清凉。可可树上，成群结队的猴子跳来跳去地采着可可豆，并将采下来的可可豆扔到树下，散落了一地。芦荟粗壮的茎秆上，沉甸甸地挂满紫色和金色小花——这是芦荟第一百次开花。

罂粟长得和周围的树木一样高大，百合花的花朵，看起来比帐篷还要大。

林间空地

这些地方，兄妹俩都非常喜欢。他们来到大树树荫底下一块翠绿的草地上，草地周围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儿，有的悬挂在草地上方，有的拥簇在草地周边。有一条小溪，小溪畔伫立着许多高高的甘蔗，溪水中小石子闪闪发亮，犹如颗颗璀璨的珍珠。棕榈树高高耸起高昂的树冠，树木枝叶硕大茂密，又为绿荫平添几分凉意。附近，晶莹剔透的泉水冒着水泡，涌向甘蔗生长处的小溪。

看到此处这番美景，兄妹两个尖叫道：

“哇，太美啦，我们就把小船停在这里吧。”

小船好像听懂了他们的话，西博德还没有碰到船舵，小船就自己拐弯，慢慢地靠向岸边。

西博德跳下小船，把梅抱上岸。他打算去停靠小船，但是当梅一下船，船帆就自己合上了，船锚也自己跳入水中，西博德还没动手，小船就已经牢牢地停靠在岸边了。

西博德和梅手牵手，逛遍这里的每一个角落，细细欣赏周围的一切。

突然，梅小声说道：

“哇，西博德，这个地方这么美丽，我在想这里会不会有欧芹呢。”

“你为什么会想到欧芹呢？”西博德问道。

“因为如果这里有一簇漂亮的欧芹丛，我们就有可能找到小婴儿了——哎呀，西博德，我非常想要一个小婴儿。”

“好吧，那让我们找找看吧。”哥哥西博德说道。

“这里看起来好像什么植物都有，如果这里真的什么植物都有，那一定也会有欧芹。”西博德说道，他很有逻辑。

于是，兄妹两人就在布满青草的林间小谷地中到处寻找。不久，他们果然在枝叶延展繁茂的香橼树下，发现一大簇欧芹——比以往他们见过的所有欧芹都要大。

发现小婴儿

西博德非常地高兴，说道，“这好像就是欧芹。梅，你知道吗，我之前一直很困惑，欧芹是如何将一个比自己大很多的婴儿隐藏起来的。小婴儿一定是藏在欧芹丛里面，因为保姆一找便找到了，虽然她寻找地不频繁。我常常在院子里的欧芹丛中寻找，却毫无收获。我想如果我能跟她一样幸运的话，那我会一直找下去。”

梅觉得自己想找到一个小婴儿的愿望越发强烈了，于是，她又一次说道：“哎呀，西博德，我真的特别特别想要一个小婴儿，我希望我们可以尽快找到一个。”

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一种非常、非常轻柔的笑声——这笑声像在唱歌。

梅很吃惊，呆呆地站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反应过来，她只是用手指着，喊道：

“快看，快看！”

西博德跑上前去，掀开一棵巨大欧芹的叶子，叶子底下——哦，太惊喜了！——正躺着一个他们见过的最可爱的小婴儿。

争吵的后果

梅在小婴儿身旁跪下，轻轻地将他抱起，开始慢慢地摇晃着他，唱到：“宝宝乖呀，快快入睡。”西博德则在一旁满足地看着。然而，不一会儿，他就有些不耐烦了，说道：

“梅，你知道的，是我先发现他的，他应该属于我。”

“哦，请不要这样，”梅说道，“我先听到他的哭声，他是我的。”

“他是我的！”西博德反驳道。“他是我的！”梅也丝毫不示弱，两个人都开始有些生气了。

突然他们听到一声很低沉的呻吟声——那声音就好像牙痛一样。兄妹俩人警觉地低头一看，发现可怜的小婴儿突然死了。

这一突发状况完全吓呆了兄妹俩人，他们放声大哭。两个人都在恳求对方的原谅，并保证永远不再生气。当他们保证完以后，小婴儿突然睁开了眼睛，严肃地看着他们，说道：

“从今以后，不许再吵架或生气。如果你们任何一个人生气，在你们意识到我装死之前，我或许真的已经死去，当然，也可能已经被埋

掉。”

“说真的，宝宝，”梅说道，“我以后再也不会生气了，至少，我会努力避免生气。”

西博德说道：“我向你保证，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下，不管是由于周围的何种原因，我都应该为自己生气的不当行为感到羞愧。”

“他讲得多好啊，”梅说道。小婴儿亲密地向西博德点点头，好像在说：“好，我理解你的意思。”

小婴儿点歌

接下来，大家都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小婴儿抬起头，用那双蓝色的大眼睛看着梅，说道：

“我的小母亲，可以为我唱首歌吗？”

“宝宝想听什么歌呢？”梅问道。

“哦，什么都可以，一些感伤的歌吧，”小婴儿回答道。

“有什么特别的风格要求吗？”梅问道。

“不，没有要求，随口唱什么都行，谢谢。我偏爱一些简单的——很基础的旋律，例如，任何以连续五度和八度的半音音阶开始的小调，一开始非常轻柔——渐慢——渐快——声音逐渐增强——直到减弱的单调九度的属音发生激烈的改变。”

“哦，宝宝，”梅非常谦虚地说道，“我不太懂。如果你愿意听，我只能保证不跑调。可是你说的东西，我却一点也不懂。”

“照着乐谱，你会看懂的。”说着，小婴儿便拿出一根小木棍，在沙滩上写下一段谱子。

“我不认识乐谱。”梅说道。

这时，林间空地上突然出现一只土黄色的小动物，它正在追赶一只小老鼠。当它迎面跑到他们面前时，嗖地一下，它就像听到发令枪声一样，窜地无影无踪。

“你现在懂了吗？”小婴儿问道。

“不懂，但是，亲爱的宝宝，没关系的，”梅回答道。

“非常好，亲爱的，”婴儿亲了她一下，“什么歌都行，只要能唱出你可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小婴儿再次亲吻梅。

简单小调

于是，梅唱了一些非常甜美的歌曲——歌声如此的甜美，梅、西博德和小婴儿三个人都哭了。梅既不认识字，也不知道曲调，对于自己唱的歌，她也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这歌曲真的非常优美。在唱歌的时候，梅也一直照顾着身旁的小婴儿，小婴儿可爱、肉嘟嘟的小胳膊一直环抱着梅的脖子，小婴儿非常喜欢梅。

梅刚唱完，小婴儿便嚷道:

“额了，额了，额了，我额了！”

“他在说什么？”梅难过地问西博德，因为她觉得小婴儿好像想要什么。

奶牛

就在此时，一只美丽的奶牛正俯首在不远处的灌木丛中吃草，并发出哞哞的叫声。可爱漂亮的小婴儿乐得直拍手，梅也跟着拍手，高兴地说道：

“哦，我知道了，他一定是饿了，想吃东西了。”

突然，奶牛主动地走了过来。西博德说道：

“梅，我觉得最好由我来给他挤牛奶。”

“亲爱的哥哥，那你来挤牛奶吧，”梅回答道。她再次抱起小婴儿，亲吻、照顾他，并轻声告诉他，马上就喂他吃奶。

梅就这样背对着西博德坐着，照看着小婴儿。

奶牛说话

但此时，小婴儿却正看着西博德挤牛奶，他那蓝色的眼睛开心地舞动着。突然，小婴儿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非常开心，梅赶紧扭过头，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梅看到，西博德正拽着奶牛的尾巴，试图挤牛奶。

奶牛似乎一点也不介意，继续吃着草。

“奶牛女士，”西博德说道。奶牛开始轻轻地摇晃起来。

“哦，我说，”西博德说道，“赶紧地，给我们一些牛奶吧，宝宝饿了。”

奶牛回答道：

“亲爱的宝宝什么也不想吃。”

梅认为奶牛能说话真的很奇怪，但是西博德似乎并不觉得奇怪，于是梅便沉默不语了。

西博德开始跟奶牛争辩起来，“说实话，奶牛女士，如果他什么也不想吃，那你干嘛诱惑他？”

奶牛回答道：“不要责怪我，这是你的错。想想其他办法吧。”接着，奶牛便开怀大笑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它的笑声非常有趣，声音异常响亮，但是慢慢地，它的笑声变得越来越像小孩子的笑声，最后，梅都无法分辨是奶牛还是孩子的笑声。最后，奶牛停下来，不再笑了，可是小婴儿却继续笑个不停。

挤奶

“你在笑什么，宝宝？”梅问道，因为此时她已经忘记了，她对挤牛奶略知一二，比西博德知道的多一点。她觉得挤牛奶非常有趣，因为她以前在家里常常看仆人挤牛奶。

小婴儿说道：“不是这样挤牛奶。”

西博德开始上下摆弄奶牛的尾巴，就像摆弄抽水泵的把手一样。看到西博德这样子挤牛奶，小婴儿更加大笑不止了。

突然——梅丝毫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她只是感觉，西博德扶着坐在地上的小婴儿的脑袋，自己则将水壶中的牛奶

全部倒进小婴儿的嘴里。小婴儿笑得哈哈哈哈。喝完水壶里的牛奶以后，小婴儿说道：

“非常感谢你们两个人，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晚餐。”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可爱的宝宝！”梅小声说道。

“嗯，非常奇怪，”西博德回答道。

老虎

就在他俩说话的时候，远处的树林里，传来一阵可怕的声音。刚开始，那声音还离他们很遥远，但是他们感觉到那声音在慢慢地向他们靠近。那声音听起来就像猫在模仿打雷的声音一样可怕。

穿过树林深处，发出阵阵轰隆的响声。

“轰隆...嘶嘶...啪啦...咔嚓...啪啪。”

听到这种声音，梅吓得浑身发抖。西博德也很害怕，但是他却表现地很镇定，因为他觉得自己必须要保护妹妹和小婴儿，所以他冲到他们的前面，保护他们，不让这可怕的声音吓到他们。梅紧紧地抱着小婴儿，对他说道，“宝贝不要害怕。我们不会让它伤害你的。”

“‘它’是指什么？”小婴儿问道。

“我不知道，宝宝，”梅回答道。“我希望我知道。听！这可怕的声音又来了。”突然，一只愤怒的猛虎纵身越过参天大树的树顶，出现在

他们面前，那双绿色、大大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们，目光犹如烈火一般炽热。

看到眼前这可怕的场面，梅吓得目瞪口呆，但是她依然紧紧地抱住小婴儿。梅一直盯着老虎，她发现，老虎不看她也不看西博德，只是盯着小婴儿。这让梅更加恐惧，她更加紧紧地抱住小婴儿，生怕他受到一点点伤害。她一直盯着老虎，然而，却发现，老虎的眼神中，愤怒在慢慢消失，直到最后，变得跟自己最爱的小猫一样温顺。

警惕

接着，老虎开始像小猫一样发出呜呜的声音，只是老虎的声音特别响亮，就像敲鼓声一样。但是，梅并不介意，因为这个声音虽然很大，但是听起来却很温柔亲切。老虎慢慢地靠向这位神奇的小婴儿，在他的面前蹲伏下来，用它那粗糙、宽大的红舌头非常温柔地舔着小婴儿肉嘟嘟的小手。小婴儿微笑着，轻轻拍着老虎的鼻子，拉着老虎又长又直的胡须，说道：

“驾、驾。”

此刻，老虎的行为越发滑稽了。它躺在地上，滚来滚去，突然又站起来，呜呜地吼上几声。老虎长长的尾巴，直直地竖在空中，尾巴顶端来回蹭敲着树上悬挂下来的一大串葡萄。老虎看起来非常地开心，它来到小婴儿身边，又蹲伏下来，在他身边幸福地呜呜叫着。最后，老虎躺了下来，笑着，呜呜叫着，好像警卫一样，守护着小婴儿。

毒蛇

突然，远处传来另外一种可怕的声音——一种巨大的嘶嘶声。那声音听起来比蒸汽的声音还要响亮，变幻莫测，比一群鹅的声音还要杂乱，同时伴随着树枝断裂声和低矮灌木被压碎的声音，他们从来没听到过如此可怕的拖曳噪音。

西博德再次站到梅和小婴儿的前面，保护他们。梅也紧紧地抱着小婴儿，防止他受到伤害。老虎警觉地跳起来，弓着背，像一只愤怒的巨猫，准备随时跳起来，迎接任何猛兽的袭击。

突然，树顶上一条巨型毒蛇的头探了出来，两只小眼睛，就像两团火星，闪闪发光。它张着血盆大口，宽大的上下颌喷张着，毒蛇的头看起来好像分成了上下两部分，中间是毒蛇分叉的大舌头，焦躁不安，喷着毒液，伺机而动。毒蛇肥硕的身体一圈一圈紧紧地盘绕在一起，慢慢蠕动着。老虎咆哮着，想要扑上去。突然，毒蛇变得温顺起来，顺从地低下了头，凝视着这位神奇的小婴儿。梅看着眼前的一切，小婴儿向下指了指，好像在命令毒蛇爬到他的脚下。此时，老虎低声咆哮了几句，呜呜叫着，满意地退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守护着小婴儿。巨型毒蛇也温顺地爬了过来，在林间空地盘绕起身子，看起来也像是在守护这位神奇的小婴儿。

食人鸟

突然，空中传来另外一种可怕的声音。

凶猛的食人鸟扇动着巨型的羽翼，方圆几公里之内，整个天空都暗了下来，羽翼拍打的声音比雷声还要震耳。

食人鸟猛扑下来，老虎一跃而起，紧绷背部，准备随时挺身而出，迎接食人鸟的攻击。毒蛇挺起强壮有力、盘旋的身躯，张开血盆

大口，做好随时迎战的准备。

但是，当食人鸟看到小婴儿时，它也同样变得温顺了许多，它悬在空中，低下头以示臣服。这时，毒蛇像之前那样，盘绕起身体，卧在林间空地上。老虎也重归旧位，继续守护着小婴儿。食人鸟停靠在林间空地上，也担负起守护小婴儿的职责。

梅和西博德开始好奇地看着这个让猛兽都臣服的漂亮小男孩，但是他们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地方。

大鲨鱼和大鳄鱼

突然海上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声音——急促、嗖地一声，那声音像是某个巨型的生物在猛抽着海面。

孩子们吓坏了，他们急忙环顾四周，发现两个猛兽正在向他们靠近——一条是大鲨鱼，一条是大鳄鱼。它们从海里正向陆地慢慢游来。大鲨鱼跳跃前进着，尾巴不停地抽打着海面，咬牙切齿，发出刺耳的磨牙声。大鳄鱼用它那大脚和短曲的腿向前艰难地爬行着，可怕的大嘴一张一合，锋利的大牙齿猛烈的撕咬在一起。

此刻，老虎、毒蛇和食人鸟都警觉地跳起来保护小婴儿。但是，当大鲨鱼和大鳄鱼见到小婴儿时，它们也臣服了，一起加入到守护小婴儿的行列中——鳄鱼在沙滩上爬行着，大鲨鱼一会儿钻入海底，一会儿又将脑袋探出海面——就像警觉的哨兵一样。

梅和西博德再一次看着这个漂亮的小婴儿，他们感到十分地诧异。

巨龙

此时，远处突然又传来一声可怕的噪音，这声音比以往任何的声音都要可怕。

大地都在晃动，地底深处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隆声，震彻天际。接着，不远处，一座大山突然破土而出，拔地而起。伴着一声巨响，山顶开裂，浓烟滚滚，烈火雄起。大量的黑色水汽喷涌而出，悬在山顶，远远看去，山顶像笼罩着一团黑云。红色滚烫的巨石喷射到空中，又重重地落回到火山坑里，最后融化不见。火山的四周，燃烧的火山岩浆奔流而下，火山四周滚烫、沸腾的泉水奔涌而出。

西博德和梅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地害怕，梅紧紧地把小婴儿抱在胸前。

火山喷发的声音越来越响，沸腾的岩浆倾斜而下，变得越来越浓，速度也越来越快。火山坑里探出一条赤红、凶猛的巨龙，它的眼睛犹如燃烧的火炭，露出凶光，牙齿犹如乱串的火苗。

此刻，老虎、毒蛇、食人鸟、大鳄鱼和大鲨鱼都严阵以待，准备迎战巨龙，保护小婴儿。

但是，当凶猛的巨龙看到小婴儿时，它也突然变得温顺了，它从燃烧的火山坑中谦卑地爬出来。

接着，赤红的火山便再次沉入地下，燃烧的岩浆也消失不见。巨龙开始跟其他猛兽一起，守护小婴儿。

梅低声私语

西博德和梅更加疑惑了，他们静静地看着小婴儿，愈发感到好奇。突然，梅对哥哥西博德说道：

“西博德，我想小声跟你说些事情。”

西博德俯身低下头，梅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

“我觉得宝宝是个天使！”

西博德敬畏地看着小婴儿，回答道：

“我也这么觉得，亲爱的妹妹。那我们该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梅回答道，“我希望他不会因为我们叫他宝宝而生气。”

“但愿不会，”西博德说道。

梅沉思了片刻，接着，她便面带笑容地说道：

“西博德，他不会生气的。你知道，我们跟小婴儿的相遇相识是个意外。”

“的确如此，”西博德说道。

动物大游行

当兄妹俩在交谈的时候，所有的猛兽、鸟儿和鱼儿都好像手挽手一样——虽然它们都没有手——聚集到林间的空地上。

狮子和羔羊走在最前面，它们向小婴儿低头鞠躬致敬，随后便走到旁边，一起俯身趴在地上。接着，狐狸和鹅向小婴儿走来，紧接着是猎犬和鸽子，狼和另外一只羔羊也一起走上前来，狗和猫紧随其后。猫和老鼠、狐狸和鹳、野兔和乌龟、梭子鱼和鲑鱼、麻雀和小虫子，还有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动物，这些以前互为冤家的动物都一起来到小婴儿身边，直到空旷的林间空地和平、安静、有序地挤满各种生灵。

他们都成双成对地围坐在林间空地上，一起仰视着这位神奇的小婴儿。

梅再次低声对西博德说道：

“我觉得，如果他是一位天使，那我们应该好好尊敬他。”

西博德点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梅更加紧紧地抱住小婴儿，说道：

“宝宝先生，动物们都围坐在这里，它们看起来友不友善、漂不漂亮？”

漂亮的小婴儿甜美地微笑着说道：

“它们看起来很漂亮、很友善。”

仁慈

梅再次说道：

“我希望它们能够一直这样，永远不要打架，也不要彼此争执，亲爱的宝宝，哦！请原谅我，我的意思是，宝宝先生。”

小婴儿问道：

“你为什么要祈求我的原谅？”

“因为我称呼您宝宝，而不是宝宝先生。”

小婴儿又问道：

“你为什么叫我宝宝先生？”

梅有点不好意思得说道，“因为你是天使。”就像她之前对西博德说地那样，于是，她抱紧小婴儿，在他粉色的耳边低声说道：

“你知道的。”

小婴儿环抱住她的脖子，亲吻她，并轻声细语、非常甜美地说道——此番话，梅一辈子都会记得：

“我的确知道。亲爱的梅，一直保持爱心友善，即使是天使也会知道你真实的想法，耐心倾听你的话语。”

听到小婴儿的这番话，梅觉得特别开心。她看到哥哥西博德，正慢慢俯下身，亲了她一下，亲切地称她为“甜美的小妹妹”。所有成双成对的动物，和所有守护小婴儿的可怕猛兽，好像一起欢呼道：

“是这样的！”

和平即将来临

动物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以表达它们的喜悦之情。它们一起发出各种表达快乐的声音，一会一起喵喵叫，一会一起喔喔叫，一会一起咯咯哒，一会吱吱叫，一会拍打翅膀、摇摆尾巴。

“哦，好可爱啊！”梅再次说道，“快看，亲爱的宝宝！”

梅刚打算叫“宝宝先生”，小婴儿便举起他的手指，示意不要这样叫，于是，梅只是叫了他一声“宝宝”。

小婴儿笑着说道：

“这样就对了嘛，你叫我宝宝就可以了。”

此时，所有的动物异口同声地大喊道：

“对，喊他宝宝就好，”接着，动物们都高兴地手舞足蹈，欢欣雀跃。

梅对小婴儿说道——她本想小声说，然而，声音却出乎意料地大：

“哦，亲爱的宝宝，我真的希望它们能一直这样开心地和平相处。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一切吗？”

此时，漂亮的小婴儿张嘴说话，所有的生灵都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听着小婴儿讲话。

小婴儿说道——他的话语充满力量，但是又很轻柔，像是远方的雷鸣声穿越水面时发出的回音乘着歌声的翅膀：

“亲爱的孩子们，你们知道——如果人类的小孩子们能够互相友爱关心、彼此和谐相处一小时，那么地球上所有的生灵就都能够和平相

处。大家要努力奋斗！只要所有的人一起努力奋斗，就会实现这个美好的目标！”

周围一片庄严肃静，所有的生灵都安静地聆听着小婴儿的讲话。这位神奇的小婴儿好像从梅的怀抱中漂浮起来，慢慢地漂向大海。所有的生灵立刻站成整齐的两排，为他让出一条道来。

回家

梅和西博德手拉手，紧随小婴儿身后。小婴儿在海边等着兄妹两人，并一一亲吻他俩。

这时，船从远处驶来，慢慢靠向岸边。船锚自己敏捷地爬到船上，白色的风帆高高地扬起，一阵清爽的微风吹过，将船吹向回家的方向。

这位神奇的小婴儿登上船头休息。西博德和梅也跟着登上船，坐到他们来时的位置。并向所有的生灵挥手吻别——此刻，生灵们都在林间空地上载歌载舞欢送他们，但是仍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漂亮的小男孩。

兄妹俩手牵手坐在船上，船稳稳地前行，但是速度却极快。岸上的美丽景色，随着他们驶向深海，也慢慢地消失在迷雾之中。

突然，他们看到了流经他们家的那条小溪，也看到高大的垂柳，高高地矗立在岸边。

离别

小船靠岸了。神奇的小婴儿飘向空中，一直飞到垂柳的树荫下。

西博德和梅紧紧地追随在他身后。

小婴儿来到垂柳的树荫下，兄妹俩人也跟随而来。

当窗帘般的柳树枝叶在他们的背后缓缓落下时，这位神奇小婴儿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模糊。小婴儿亲切地望着兄妹俩人，朝他们挥动着可爱的小手，好像在祝福他们，直到最后，小婴儿完全地消失在空气之中。

西博德和梅手牵手坐了好久，默默地沉思着。最后，他俩都觉得特别困，于是便彼此相拥，躺在垂柳底下。

在垂柳清凉的树荫下，在许许多多美丽罂粟花的簇拥下，兄妹俩再一次进入梦乡。